

廿六年三月廿日

輯編穆誦謝 任主雷淵陸

號五十二第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出版

中醫新生命

淵雷



錄	目	期	本
讀中醫審查規則感言	……	……	陸淵雷
中醫條例是這樣嗎	……	……	祝敬銘
陸淵雷先生講演錄	……	……	徐名山記錄
漢藥之知識	……	……	久保田晴光
偶然隨筆	……	……	楊子鈞
臨證指南	……	……	謝誦穆
中醫偽書考(石室秘錄)	……	……	衛原
醫藥隨筆	……	……	張文元
驗方叢話	……	……	孔伯毅
中醫病名之研究(痘瘡)	……	……	本刊
診病奇核	……	……	兩蒼譯
病理補證講義(溼)	……	……	陸淵雷
醫案	……	……	陸淵雷
陳億智問	……	……	陸淵雷
答陳億智	……	……	陸淵雷
課卷	……	……	謝良毅
徐瀛芳君來書	……	……	陸淵雷
珍本醫書集成序文之公案	……	……	陸淵雷
(一)與裘君吉生	……	……	陸淵雷
(二)裘君吉生答書	……	……	陸淵雷
(三)沈君仲圭答書	……	……	陸淵雷
(四)結論	……	……	陸淵雷
流行病須知(風濕)	……	……	陸淵雷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減費函授中醫學

本醫室開辦遙從，函授科學化之中醫學，瞬已三年。學者皆深表滿意。今續招新學員。凡國文通順。有志學醫者。不限年齡性別。皆可入學。尤宜於後開各界人士。(一)謀家庭衛生。欲得醫藥知識者。(二)感中醫學說太玄奧。欲得科學化合理化之醫學學說者。(三)西醫欲兼學中醫者。(四)舊中醫欲補充新學說。及臨診上之知識技能者。國府新頒中醫條例。中醫須有傳染病及他種與西醫相同之知識。此種知識。遙從講義中最為詳備。

今應外來要求。適應衰落之社會經濟。將學費減輕。計三十箇月。習完只費銀七十一元五角。可謂學醫之最低代價。交費法詳章程中。函索附郵五分。空函不答。欠資信不收。

上海牯嶺路人安里陸淵雷醫室啟

陸著醫書

金匱要略今釋 本書比傷寒論為難讀。故古今注解極少。近出參以新理者。尤渺不可得。違論精粗。淵雷此著。後於傷寒今釋三年。自謂發明新義極多。比傷寒今釋更善。連史紙精裝八厚冊。定價十二元。實售七折。郵費四角。國外酌加。

傷寒論今釋 用科學解釋。最有價值之舊醫書。說解詳明。徵引極博。可以作研讀古書之鎖鑰。亦可以實際應用。與金匱今釋同為中醫學必讀之書。連史紙精裝八厚冊。定價十元。實售七折。郵費三角。國外酌加。

陸氏論醫集 淵雷歷年論醫文字。文言白話。長篇短篇都有。議論精警。趣味雋永。連史紙精裝四大冊。定價五元。實售六折。郵費二角。國外酌加。

發行處 上海牯嶺路人安里陸淵雷醫室內

代售處 上海三馬路千頃堂書局
上海四馬路二八三號國醫印書館

陸淵雷著 金匱今釋

訂。雖不求美觀。但仍求清朗堅實。實價四元二角。較連史本價廉一半。郵費二角。國外酌加。
發行處 上海牯嶺路人安里十一號陸淵雷醫室 電話九三二八六

此書初印千部。現已將次售完。頗有寒士愛讀。來函要求另印。廉價本者。因改用報紙兩面印。西裝兩厚冊。書品較原印連史本為小。一切以價廉為目的。然內容與原本完全一樣。印刷裝

贈

國醫雜誌

本雜誌係本校各教職員及各學生之醫學結晶品。現已出至第九期。每期售洋一角五分。寄費一分。每年四期。大洋六角。寄費在內。如欲索閱樣本者。請附郵票五分。即當寄贈一冊。(但不得指定第幾期。)

蘇州吳趨坊一三七號蘇州國醫學
校總辦事處王慎軒啓

中醫新生命 第二十五號

防疫專書

衛生運動。在預防夏秋疾病。請閱

中國傳染病學 實多本。書最易流行。於夏季不幸感染危險。亂赤痢傷寒等二十四種傳染病之預防。及治療詳述。無遺。人人能讀。人人能懂。每部廉價一元二角。郵費外加一成。

吾人感染疾病。每隨時令為轉移。春夏秋冬各不相同。此書羅列四季一切病症。原因症候。治法。處方。分別敘述。眉目清晰。要言不煩。實價五角。郵費外加一成。

△售書地址 山西太原市新民街中醫
改進研究會

言論

讀中醫審查規則感言

此篇歡迎轉載批評轉載可加按語請勿刪改

陸淵雷

自中央國醫館成立。焦公易堂以黨國要人中央委員之資望。任館長。不恤外界譏諷。挺身作中醫之保障。焦公兼任立法委員。館中重要理事。亦有立法委員多人。以是中醫法例之制定與通過。暗中得不少便益。先後公布之中醫條例。及中醫審查規則。蓋皆館長於立法上最大努力之結果。凡我中醫。從此得法律上之保障。對於館長焦公。理當竭死力以擁護。使於政治上獲得更偉大更鞏固更悠久之位置。而中醫之保障。亦因此益形深厚。此互相維繫之勢。不煩言而可知者也。

憶中央國醫館成立之際。鄙人有一段演說詞。約略如下。

頃路過所謂旗城舊址。見偌大空地。一片荒涼。因連帶想起旗民生計問題。推想現在旗民之貧苦無告。推想同是人民。旗民何以獨無法謀生。鄙人不禁重有感焉。蓋滿清入關之初。旗民皆百戰勁旅。清廷愛之甚。為之謀永久富

貴之道。因立口糧之法。凡旗民皆可不事生產。而衣食無憂。豈知日久弊生。飽暖思淫。迨太平軍起事之頃。旗民已遊手窳惰。不堪一戰。其後益腐化。年少愛好者。但知裘馬翩翩。眩衛玠潘安之美。唱戲遊觀而外。一無所能。其老廢者。至衣履不洗。穢氣逼人。有人見其冬日向街頭買胡餅。兩手方交互納袖中取暖。乃以口就市櫃啣食之。令賣餅人自探囊取錢。始終不用其手。其懶廢如此。是故一朝革命。旗糧取銷。至無一技一能以謀衣食。孟子云。『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旗民正受安樂之累。乃知向日清廷之愛之者。適所以害之。……中醫近年受西醫及政府之壓抑。漸見一二奮發之士。於學術上淬厲自新。正是生於憂患之道。今日國醫館成立。到會諸君。莫不欣然色喜。以爲中醫從此得保障。是誠可喜也。然吾儕希望國醫館領導中醫走入科學軌道。謀學術上永久自立。則今日之會。爲中醫生路之始。若謂既有保障。便可高枕而臥。只管行道賺錢。以養家而肥子孫。而於學術不復措意。則今日之會。不啻滅亡之門。彼旗民之安坐而食者。一旦至於餓殍。堪爲毀鑑也……

當時會場聽衆。正興高采烈。以爲中醫從此有保護機關。且掛得理事等頭銜。又不啻醫也而官者。何等榮耀。於是張其兩耳。將以聽受諛詞善頌。忽聞鄙人掃興之言。皆相顧愕眙。以爲陸某脾氣怪僻。來煞風景。其點頭默許者。全場僅見張山雷一人而已。今國醫館之成績。所以保障中醫者。可謂至矣。中醫有此保障。乘眼前社會上信用尙未全失。儘可安心營業。不受干涉矣。然試問內經難經傷寒溫病等學說。當此科學知識日見普及之際。果能常保其信用耶。國醫館領導中醫。用科學方式改進之道。果安在耶。

中醫條例第五條規定「中醫如診斷傳染病人或檢驗傳染病之死體時。應指示消毒方法。並應向該管當地官署或自治機關據實報告。」其第七條規定「西醫條例第十一條第十五條之規定。於中醫準用之。」今將西醫條例該二條原文鈔錄如下。

第十一條 西醫應負填具診斷書檢案書或死產證明書之義務。但有正當理由。得拒絕之。

第十五條 西醫於業務上為不正當。或精神有異狀事。該管官署得停止其執行業務。

以上諸條例。中醫當然須遵守實行。雖然。假令中醫無病原細菌。細菌診斷。免疫。消毒等知識技藝。請問如何指示消毒方法。如何報告。即使報告。如何能「據實」。又所謂「診斷書」者。須將身體內外各臟器精密檢查。其有無疾病中毒等事。決非「陰虧」「陽虛」「邪熱」「溫邪」等等非科學的名詞所能塞責。檢案書與死產證明書亦然。假令中醫無科學的診斷技術。如何能負此填具之義務。……若中醫遇傳染病而不指示消毒方法。或雖指示而方法不合。或不報告。或雖報告而所據不實。或不能填具診斷等書。或雖填具而不合法。是皆所謂「於業務上為不正當」而應受「停止執行業務」之處分者也。由是言之。今後在中醫條例下欲業中醫。至少限度。須加習病原細菌學及科學的診斷學。決然而無疑也。

今之中醫。其住居都市。自動努力於科學者。固不可謂無其人。然合內地及鄉村計之。能諳記若干首通套方。以應付通常習見之病者。已屬上選。欲其自動研習病原細菌學及科學的診斷法。恐千人中不得一二。若登記考詢之科目中不

爲加入則終不能使其獲得此等知識也。然衛生署所公布考詢中醫之科目爲十二種概要。並無病原細菌及科學的診斷法在內。則又何耶。

十二概要中除婦科以下六種爲專科不計外。其內難。傷寒。溫病。疫症四概要。尤有討論之必要。內經難經。空言悠謬。鄙人屢經論及。總之不讀內難而能作醫者有之。未有專讀內難不讀他書而能醫者。且中醫理論上之一切錯誤。在今日受人攻擊而爲衆矢之的者。其源莫不出自內難。今考詢科目明列內難爲首。是明示中醫之悠謬而非科學也。是明欲錮蔽中醫之腦經。使不得入於科學軌道也。傷寒溫病疫症。從科學的眼光觀之。皆是流行性傳染病而已。無有正當之界畫。中醫舊說之界畫。既皆浮空掠影而不合科學。又皆辨論紛爭而未歸畫一。且傷寒家之六經。溫病家之三焦。疫症家之募原。亦皆似是而非。不合科學。爲受人攻擊之口實久矣。今考詢科目明列此三科。是明示中醫囿於舊有謬說而不知改進也。是明欲錮蔽中醫之腦經。使不得入於科學軌道也。

吾不知兩種法令（中醫條例與中醫審查規則）之起意與商討。究出於中央國醫館與愛護中醫之人乎。抑出於他機關與摧滅中醫之人也。由前之說則中醫條例爲裝點門面之虛文。中醫審查規則乃實際利便不知科學。不思改進之舊式中醫。使可苟且偷安。以延殘喘者。然而此種愛護。乃愛人以姑息。而非愛人以德也。一朝時異勢遷。中醫失所憑依。仍須悉數淘汰。其結果。正如旗民之遇革命。而失其所憑依之滿清皇室也。且中醫之管理權。既不在國醫館而在衛

生署。衛生署又向有摧滅中醫之往事者。能保其不據中醫條例以責其實行乎。此時以只知內難傷寒溫病之中醫。而責其指示消毒。責其據實報告。責其填具診斷等書。試問能勝任乎。不能勝任。將不被指為「業務上為不正當。」而停止其執行業務乎。故如是愛護中醫。已暗留下隨時可以停止業務之禍根矣。由後之說。則二種法令之不相照顧。乃摧滅中醫者之一種陰毒手段。中醫要求法律保障。乃表面上予以法律。實際上則不督促其進取。聽其安於腐敗。又利用其麻木顛預之頭腦。預埋停止業務之地雷。彼摧滅者固可隨時所欲。一舉手而悉停止中醫之業務。彼時倖免者。恐千百中無一二矣。豈不危哉。豈不懼哉。

然而一般舊式中醫。見審查規則之公布。皆舉手加額以自慶。以為只費法幣七元。即可取得法律保障。與西醫取同等地位。又以為考詢科目完全舊式。則陸淵雷輩提倡改造者。將無所用其力。而吾儕可以永遠保存國粹。可以永遠無須改進。可以永遠無文化侵掠之憂也。嗚呼。慕巢之燕。涸轍之魚。而欣欣自得。誠醉生而夢死耳。

中醫條例是這樣嗎

祝敬銘

——繳費九元重領地方政府證照——

雙十節前一日。的下午。收到市府一件通告。事由是「仰來府領取中醫憑書及開業執照。」並附有「中醫條例」。「中醫審查規則」。「南京市管理中醫開業規則」各一份。中醫條例第一條「經內政部審查合格」字句仍舊。中醫

審查規則無公布年月日及制定機關。中醫審查規則第五條「依照中醫條例第一條第一項之規定請領中醫證書者應備具左列文件費款呈送執業所在地或原籍所在地市縣政府核轉省政府或省衛生行政機關轉送衛生署審查。一。履歷書三份。二。本人最近正面脫帽半身相片四張。三。資歷證明文件。四。證書費五元。五。印花稅費二元。前項執業或原籍所在地為直隸行政院時應呈市府或衛生行政機關核轉。」於此可知立法院奉令所審議的「衛生署應設主管中醫部分」的結果，雖未見明文公布。中醫條例主管機關字樣雖還未更換，而衛生署已先行執行職權矣。但是「中醫審查規則附錄一。中醫審查規則第五條第六條所規定之審查給證事項遵中央政治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決議第一項暫由中央主管機關授權地方政府辦理。四。經審查合格之中醫由地方政府發給中醫證書。」中醫審查規則附錄共六條。就法理的解釋。當然是因為衛生署組織法及中醫條例未經立法院修改以前，對未經地方政府審查給證者之一種過渡辦法而已。此種法規其他省市縣政府如何執行，現雖不知。而本京竟通告開業國醫一律請領中醫證書及開業執照。南京市政府管理開業中醫規則第三條「聲請註冊給照之中醫除繳納執照費一元及印花費一元外并應繳左列各件。」

查在本市已經開業國醫，早經向市政府呈請註冊。領有開業執照在案。以個人為例。十七年經上海特別市衛生局審查合格給予中醫證書。廿三年二月十五日又領有南京市政府國醫開業執照。今不分已領未領，一律限令領取。似不免有失平之處。況中醫條例及中醫審查規則均明文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給證。中醫審查規則附錄第一條亦

有「暫由」二字。故此時地方政府所發證照非永久性。將來仍須由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給證。實彰彰明甚。故南京市政府通告業經領有開業證之國醫再領開業證。若係爲求劃一起見。亦當將已領未領者分別規定。已領者免費換照。未領者納費。應照審查規則繳費。則須明示將來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給證時享免費權。若不然者。西醫審查繳費七元。卽領中央發給之證書。而國醫繳同等之費。乃獲地方發給之證書。將來還不免重付審查重新繳費之麻煩。此又豈中醫條例之規定及黨政諸公主張中西醫平等待遇之至意耶。願我當局慎重考慮之。

附記。本文雙十節後四日在南京新民報發表。新民報社長陳銘德君以本題過於刺眼。恐開罪當道。代易爲「請求」中西醫平等待遇。」今復舊觀。特此聲明——作者

淵雷附啓 中醫系統學之駁評。以無暇續草。暫停。其實。此等警說。稍有知識者自知其妄。殊不值一駁也。以後苟有便有興會。當續草以博讀者一粲。不必每期連登矣。

研究

陸淵雷先生講演錄
九月十一日蘇州國
醫學校研究院所講

徐名山記錄

輓近中醫學校愈開愈多。全國不下數十百處。氣象很覺蓬勃。就中除卻名醫事業作爲裝點門面者以及無聊醫生作爲營業者等諸自飾。可以不計外。那沒有背景的中醫校。也很難辦得優良。原因是做中醫的。不會教書。會教書的。醫學又未必高明。請不到好教員。這是無可如何的事。這裏王慎軒先生用一片真心。全副精神。辦成貴校。所聘教職員。又皆一時之選。多數是鄙人的舊相識。知道的明確些。所以鄙人認爲中醫校中比較最善而最有希望的。要推貴校了。王先生幾次親到上海。要鄙人担任研究院的內科主任。鄙人是慚愧得很。治病愈多。愈覺本領不濟。讀書愈多。愈覺知識不夠。簡直研究不出什麼來。可是到這裏得向諸先生請教。諸同學討論。本是很願意的。工夫忙了些。不能常來。今天竟來了。當然很興會。王先生派我做內科研究主任。就先講中醫內科的研究法。這裏未講正文。先要講兩件先決問題。是那兩件。

一要「混人我破門戶」。學術只有是非。分不得中西。更分不得你我。鄙人改業做中醫時。認定中醫學中的五行運氣。以及不合實際的五臟六腑等名目。須用科學先行翻譯確定。使人讀中醫書與科學不覺得扞隔。但是眼見西醫們飛揚跋扈。太把中醫看賤了。於是發言立論。不免有偏袒中醫的地方。此雖有激而然。其實也存了人我之見。存了門戶之見。如今想起來。是很不可以的。西醫因不懂中醫。因有人我門戶。因而糟塌中醫。我如今只求實際的學問。又不是中醫的遺臣奴隸。何苦自欺欺人的偏袒着。自己弄得描不準學問的目標呢。

其二要「注重舊道德」。禮記有云。「甘受和白受采」。這是說心地光明虛白的人。才配受各種學問的陶冶。鄙人主

張學問要從新。要向大都會一邊跑。道德卻要從舊。要向鄉村。甚至回頭向千百年前跑。道德靠不住的人。不但學問研究不好。即使研究好了。應用起來。也只曉損人利己。反不如不學的無所損益於世。

百忙中何以要提出這兩層先說呢。因為吾近年研究醫學的結果。覺得西醫的理論知識。雖不能說登峯造極。大部分已不能推翻。而中醫除治療方法外。其理論知識竟絕少——或可說是沒有可取的。用了中醫的治療法。不用西醫的理論知識。那就成了個醫匠。不能算醫學家。更談不上學校和研究院了。復次。近年中醫學中的主張與新學說。多有鄙人所首倡的。例如擯退內經。非但不可作入門課本。且不可作正常科目。只可作研究參考之助。又如內經多說鍼灸。自成一派。後人將鍼灸學說拉入藥治裏面。全失根據。此等意見。初發表時。當然引起很大的驚奇。攻擊與謾罵。不用說他。過了幾年。風氣漸漸改變。往年人人驚詫的新主張。至是多數人覺得不錯了。於是往年罵我的人。著書立說。他們的主張竟與我往年一樣了。我卻不知他們是自己明白了。抑是隨順潮流。可是像跑路一樣。鄙人常比他們跑前一段。比及他們追到這一段時。鄙人又向前去一段了。所以他們永遠不會與鄙人站在同一線上。而鄙人永遠是他們的罵胚。平心而論。他們如果這樣罵我說。『幾年前的陸淵雷。還算不錯。如今卻越發荒謬起來。……』果是這種口氣。乃是他們見識未到。我雖受罵。還要可憐他們。引導他們。但是他們一方面儘鈔我老文章。一方面儘罵我。換句話說。同是一種主張或學說。先前出於陸淵雷之口。總是荒謬。過幾天出於他們之口。才是頂刮刮的大發明。這豈不是道德太欠缺。人格太不夠麼。看他們這種手腕。很是聰明的。可惜他們的聰明都誤用於詐術上。假使用以研究真實學問。未必便不如鄙

人也用不到拾吾的牙慧而又費心費力來罵我了。道德錯了。雖有聰明。研究不成學問。道德豈不成了學問的底子。還不緊要麼。鄙人有一班遙從通信的學生。定要他們守舊道德。執師生禮。就是這個理由。饒他這樣。醫術中真正緊要關鍵。鄙人還想留起若干。且緩一齊教給他們。必須受了佛門五戒——殺盜淫妄酒——才教給他。想是如此想。是否實行還未定。

諸同學誠能聰鄙人規勸。破除人我門戶。又辦下一片道德心。這樣研究醫學。一定有很大的成就。如今要說正文了。怎樣叫內科。這問題似乎太淺易了。發熱怕冷頭痛的病。或是腹脹便秘泄利之病。是內科。害個疔瘡發背癰瘍。是外科。豈知現下的內外科不是這樣分別。因解剖學視體內體外不殊。而所謂內科病者。其體內臟器常有一定之病竈故也。例如骨蒸勞瘵。向例以爲內科。今用人工氣胸法治療。則屬於外科矣。（於此帶講人工氣胸之大略。以非正文。從略。）又如濕溫即腸窒扶斯。內科也。苟能割除小腸之病竈以治之。亦將畫入外科。蓋內外科不從病上分別。從治療法上分別也。西方割治之術日見進步。故內科西醫之營生。漸被奪於外科西醫。若從中醫說。則冬日之凍瘡。明是外科。服當歸四逆湯可愈。則亦可屬內科。遍身生小疣如北瓜。外科也。久服薏苡仁可愈。亦可屬內科。故病無絕對的內科外科。治法乃有內科外科耳。鄙人做內科醫。凡不用刀鍼。用藥物及其他方法以治病者。皆臆稱其法爲內科法。今所研究者。以此爲範圍。

研究法有臨床的與學理的兩途。缺一不可。

A. 臨床研究。中國的習慣與法律，病人對醫師沒有什麼維繫。極是自由的。中醫又沒有醫院。就有病人住院出院。也極自由。醫師不能干涉，稍微重點的病，一兩天不肯就好。病人就會不耐煩。對醫師不信任。勢必別請他醫。今天請了陸淵雷。開下藥方便走。明天改請了王慎軒。也是開下藥方便走。如果不再請復診。醫師對於自己用藥後的效驗，是很難知道的。若要看到一個病的全經過。簡直極少這種機會。西醫則不然了。病人入醫院。往往要立下生死文書。一切服從醫師。即使醫治得不大妙。非得醫師的許可。不能別請醫。不能吃別的藥。甚至不能自由出院。這種辦法。一方果然使醫師得盡其治療之能事。而免卻雜藥亂投之弊。一方醫師得見完全經過。於實驗及統計上有絕大便利。北平有個規模最大的醫院。凡富貴人進院。住頭等病房的。他們自是十分巴結。好好替你醫治。若住三四等病房。醫師心目中看來。簡直不是病者。而與他們實驗室中的家兔。天竺鼠等有同樣的待遇。不但不許中途出院。死了。還得算清房飯醫藥諸費。方放出屍體來。這樣領出的屍體。聽說有破了肚的。有切開了天靈蓋的。種種不一而足。可憐中國沒有治外法權。苦主要追究。須經過外交手續。外交官吏與醫院當局多少有交情。與小百姓沒交情。向外國人交涉。自來又覺得頭脹。得罷且罷慣了的。這種苦主那裏還可告訴。所以那醫院裏。並沒有固定的醫師。都是外國派了來做臨床實驗功課的。六七年換一班。古語道得好。『學書紙費。學醫人費。』像他們學醫費的是我們北平的貧苦有色種人。學成了回春妙手。便給他們碧眼高鼻子的無色種同胞享受。這是那裏說起。做中醫的沒有這種憑藉。這臨床研究就很困難了。只有一法。糾合起若干同志。將治療經過互相報告以作研究。積得多了。未始沒有成績。可是這就要道德了。不然。只管將自己不

會醫的病報告給人。騙取方術。那有效方法卻不肯說出來。豈不失了共同研究的目標。鄙人因此目的。曾經發起過「新中醫究研社」。在黨國統治的青天白日底下。集會結社是絕對自由的。不過先要得黨部的許可。又要服從黨部的指導。那時鄙人依法糾集了三十五人以上的發起人。簽名蓋章。費了不少麻煩。呈文遞上去。黨員同志做張做致了好幾天。只怪鄙人太不識數。呈文以外再想不到別的手續了。結果是指令下來。「應無庸議。」這樣。便沒有辦成功。諸同學既有同學的天然團結。很可以順便這樣做。將各人的治療經過互相報告。互相研究。對團體外不妨嚴守秘密。在團體中卻須十分忠實。一切嫉忌。取守祕等惡習。一點使不得。那才可以彼此有益。得到進步。

B. 學理研究 解剖、化驗、動物試驗等方法。比較的稍難。不能人人辦到。唯一方法。便是讀書了。說到中醫書。一般認為第一部該是內經。其次為難經。殊不知內經係秦漢人文字。國學根柢淺的。往往讀不透澈。內經的主要。又是鍼灸。不是藥治。後人把鍼灸的理論拉到藥治上去。一發糾纏錯誤。全部內經只有些零金碎玉。要自己有眼光去領會。所以內經不過是最後參攷的書。決不可作正常功課讀。還有做中醫學上障礙物的「氣化」。也是內經中的特產。卻發生在王冰加入的幾篇大論裏。鄙人是反對氣化的急先鋒。因為反對。便格外研究。研究時抱了兩種希望。若覺氣化真有理。真可信。我便將幡然一改。變反對為擁護。因為吾只知學術的是非。並不固執護短故也。若氣化畢竟無理。也可以堅決吾的反對心。這樣虛心研究的結果。覺得氣化學說。愈研究愈是紕漏百出。吾有「從根本上推翻氣化」一文。本是遙從講義的片段。登載中醫新生命中。諸同學不妨一閱。因此。吾主張內經不必怎樣讀他。難經分量少。名為解釋內經。卻比

內經更多錯謬，也不須讀他，那該讀的，便是傷寒論。金匱要略。巢氏病源。千金方。千金翼方。外台祕要。聖濟總錄。這幾部大書了。金元諸家，也得看看。此外普通內科書不拘一門的，如王肯堂六科準繩。喻嘉言醫門法律。張石頑醫通。乾隆時的醫宗金鑑。陸九芝的世補齋醫書等，也要看一番。不過看這等書，要自己放出眼光來。由我去決擇他，不要跟著他盲從。才是。大抵他們說的怎樣證狀該用怎樣藥。總有點經驗在裏面。至於理論，什麼『熱極生風』、『寒極火化』等等，便不該聽信他。又醫書中文筆愈佳，如喻嘉言等，他的胡說尤其容易動人。讀者慎勿受騙。

鄙人所讀中醫書，日本人的著作爲多。至於平時實際治病博取衣食的小本領，也從日本醫書中得來。不怕諸同學笑話。說出來只不多幾部小書：（一）是漢法醫典，寥寥只百餘方，卻十之七八有效。此書著者野津猛男，本是日本人學成了西醫的。一次治一胃炎嘔吐，用盡西法不應，偶然想起他父祖所用的漢醫方，找一個用用，居然大效起來。於是跟一位老年漢醫學習，記出這些方來，不過此書用藥分量，須加重四五倍以上方效。大概日本人飯量淺，故藥量也輕。治日本人必須輕治，中國人必須重治，這是事實不容改變的。（二）是勿誤藥室方函口訣，著者淺田宗伯，爲日本最後的著名漢醫。書中古方後世方皆有，每方錄原書主療文，附加淺田自己的經驗用法，可寶處，便在他的經驗用法中。此書原本恐是漢文，吾沒有買到，買到的乃日人譯爲和文之本，改了名字，叫淺田宗伯處方全集。近年有個渡邊熙，也是西醫醉心漢法的，用淺田書爲藍本，注了些西醫病名在上面，也稍加按語，印出來，名東洋醫學處方各論，小小一冊，錯字很多，定價卻甚貴。中國已有譯本，即所謂漢和處方學津梁者，然其精要，仍在淺田之原文也。（三）爲觀聚方要補丹。

波元簡著，丹波氏世爲醫官數百年。此書本是其先世遺稿。元簡爲之刪補刊行。故曰要補。諸方但引原書主療文。自己不著一字。體例正如徐靈胎之蘭臺軌範。從著作上論。此書較淺。田書爲高。而實用則淺。田書尤便初學。日本人做學問。肯切實用功。不若中國人之欺世盜名。又一切江湖習氣較少。比中國人爲質樸。是以可取。

若要識病。必須研讀西醫書。中醫病名不但各書互異。簡直無有是處。不能成立。往時鄙人有一種主張。以爲治病只憑證候。不須識病。實際上固有病已治愈而未識其病者。（時醫臆造之病名。當然不算。）現在覺得此主張不甚妥。識了病有種種便利。例如豫後之斷定。非識病則不能明確。有時識病既確。治療上亦大有裨益。譬如痢疾。中醫但以裏急後重。大便不爽爲候。苟研究過西醫書。則知僅僅裏急後重無發熱等全身證狀。食飲起居如常者。病不過直腸發炎。無病菌之毒。治之。只須黃芩消炎。桔梗枳實赤芍等排膿。更視脈舌。或熱或溼等各加副藥治之。無有不愈。若全身證狀重者。則有細菌爲毒。此時白頭翁爲除痢毒主藥。煨葛根爲退痢疾發熱的主藥。芩連爲消炎主藥。枳實桔梗赤芍爲排膿主藥。木香爲腹痛主藥。油當歸可以增陰氣而助滑腸。此中黃芩赤芍合甘草紅棗。又本是治下利之黃芩湯。若有副證。加副藥治之。愈亦不難。更有一種『小腸性赤痢』亦可名『傷寒型赤痢』。病竈在小腸上部而不及直腸。故無裏急後重之證。甚有反便秘者。若非驗大便中菌。誰也不能識爲痢疾。然其菌毒所布。發甚重之全身症。疑似傷寒。用對證的傷寒法。始終不能退熱。不能減輕病勢。鄙人所遇有二三例。舌色及脈。不是真傷寒。（腸窒扶斯）而其他疑似之急性熱病。又皆在否決之例。其可能者惟小腸性痢疾。於是放胆用痢藥治之。病即大差。此種若非讀過西醫書。只怕無論丹溪

景岳再生都辦不了。讀西醫書而識病。有如許便益。故西醫的病理。以及簡要診斷方法。不可不兼學焉。以上臨床學理兩種研究法。皆就鄙人所經歷者言之。雖未能確然不易。要亦失之不遠。講說至此。殆已過兩小時。同學習慣每小時休息一次者。不免爲之困倦。有欠伸者。吾今姑止於此。

漢藥之知識（續）

久保田晴光

及德川末期。輸入西洋醫學之後。研究者愈衆。明治維新後。最近二三十年間。日本科學之進步。既雄。就中我醫學方面之發達。尤屬驚異的。在世界文明史上。異彩燦然。此科學之進步。研究熱之旺盛。遂使究明之先鋒。追及數千年來神祕之漢藥之上。

元來漢藥之起源甚古。實在富有多數貴重之經驗。然可惜缺實驗。又應用單以傳說及經驗爲基礎。換言之。卽以一個信念傳來者也。是以科學進步之今日。古來傳統。難以照樣認容。欲以科學的闡明究理者之輩出。蓋勢所必然也。在現今醫學之病理診斷。以及分科之進步。雖有足驚嘆者。若論治療法。則與古來之漢方醫術。無甚大差。至少亦於內科方面。往往見漢方的處置。有優於彼者。一面古方醫藥。受現代醫學採用。加味者漸多。進而世間對漢方醫藥之信賴頓高。研究愈旺。各大學專門學校。以及研究所之研究漢藥者。近來頓增。亦可見其間之消息也。

試觀近來揭載於醫學雜誌之漢藥治療例。將單味或古來湯頭原方。試用於某種病例。雖有效而誇大推獎之者多。然

此等對個個藥材之藥性。以及複合調劑之藥理。既不辨明。而又不洞察病狀病勢之所趨。是以不能隨機應漢方之變。以運其用藥之妙。徒做古人之術。時或反一時難保無危險之事。如此漢藥之用法。是無異於現今庸醫。不諳藥性醫理。以單味藥劑盲目而進。僅以加減用量。對付病勢之複雜變化也。其知見之淺。其術之不及。遠甚令人可憾。其實應用漢方之妙味。在乎綜合處方之綜合藥理。而且察其病狀之機微。及病勢之歸趨。期在適中無誤。作此言言之。余雖亦長年月沒頭於漢藥之研究。但對少數之藥材個個性狀。有多少知見耳。其數至數百年之多之漢藥。未稔者尚多。其配合之妙味。尙未達熟知之域。至其臨牀應用上之加減。全屬門外漢。自以爲憾也。

至今於日本研究漢方醫藥者。雖曰多。前途尙遼遠。若以總括的言之。如前所述。宜自古今藥品之異同性狀。藥理之研究。始及於此等配合之綜合藥理。更進而臨牀應用上之實驗與熟技。今後更須許多之學理的精細研究。與周到之實地試驗爲要也。

入於現代醫學之漢藥。數既不少。其成分闡明。藥理確立。應用於臨牀上。而得好結果者。亦有若干。又依此後之研究。得轉化爲新藥者。亦不少。至今之治療藥。概自化學的純品。成爲合成藥品。此法在現今。非無多少窮乎其打開之法。非欲再就和漢藥之天然物中。探求新味乎。漢藥之數及經驗豐富。依此後研究之如何。應得發現許可移入於現代醫學。而裨益於治療界者。是以此方面之研究。得貢獻於於東洋文化開發上。應不少也。

統觀現今日本之新藥界。以和漢藥爲原料之新藥者不少。其中在治療界既占重要者有之。此等自其內容觀之。概可

分爲三種。

第一爲和漢藥之藥化學的研究之結果。發見分離一種特殊有效成分。又檢查其藥理學。得證明確立其生理學的作。用。且應用之於臨牀上。得證明原料漢藥。古來之治効。或與此相關聯而案出別途治効。步漢藥研究之正道。可以看作希望之大半已達。例如自麻黃分離 Ephedarin (愛非特林) 爲喘息及祛疾之藥。又自防己發見 Vincaminin 以治神經痛。癱瘓質斯者是也。

其中於漢藥中。發見與西洋醫學所用之某種化學的物質同種。或類似之物質。爲代用治療藥而見用。例如自桔梗遠志等。發見 Saponin (沙波甯) 質與 Senega (辛依格) 根主成分之 Sagenin 質同樣。用此等爲治療藥者是也。又爲治淋藥最見廣用之白檀油主成分同樣之 Sesquiterpen 或 Terpenalkohol 類。自松檜之松柏科植物精油中。發見之而爲治淋藥者。亦其一例也。又 Digitalis 葉 (毛地黃葉) 之有效成分。乃屬配糖體。此亦由和漢藥之福壽草。萬年青。鈴菌等。分離其強心性配糖體而代用之。(未完)

偶然隨筆 (續)

楊子鈞

察舌爲望診之一助。故凡血液之變調。(血熱則舌絳而邊尖有瘰。瘀熱則絳而紫之類。) 體液之盛衰。(如榮潤則津足。乾枯則津乏。或枯痿如去油腰子之類。) 皆有形可徵。而苔垢又爲消化器病變之最顯著者。故章虛谷曰。觀舌質可

驗其正之陰陽虛實。審苔垢卽知其邪之寒熱淺深。此爲察舌與苔之大法。然亦有病邪未變，一時不顯於舌者。如女兒
吮英，時年週歲有奇。於夏秋間櫻疾。初起不過發熱無汗之表證。舌色如常。以其症輕微，不甚注意。略與疎散而已。四五
日後。逐日見重。日間頗昏昏倦睡。夜則煩擾不眠。啼號竟夕。哺之乳則狂吮。天色微明。嘔吐狼籍。以爲表邪未解，而痰熱
與食互阻。因用麻桂葛根半夏薑皮只壳橘絡鷄金等藥。後得汗。似乎略鬆。繼則加減再進。仍不少減。細察其苔。不滑不
黃。不過舌心有白點。圓小如珠三顆。以指刮之不去。似有根脚。熱象依然。日間昏睡如故。默念此症。若非胃中有痰熱與
積滯。斷不至舌心起點。堅硬如釘。此非乳積而何。且夜不安寐。吐乳便秘。尤屬胃中熱積見證。先用紫金片一片。開水磨
服。繼以鮮蘆根二兩。青蒿錢半。煎好。沖地粟汁一杯。灌下。夜間熱象卽略低。吐亦大減。翌日其舌中之白點忽無。反而黃
苔滿佈。心知熱積已化動。諒可無妨。日間能睜目而嬉。不至昏昏欲臥。小溲尙短。因再與紫葛知母竺黃川貝蘆根全蝎
等。熱勢更減。吐止溲長。翌日原方再加玉樞丹地粟汁絲瓜絡等。而熱退未盡。大便不多。繼去玉樞丹。加銀花木香枳榔
丸於前劑中。所下大便。焦紫而臭甚且多。諸恙俱平。日臻原狀。此種圓小如珠之白苔。醫案中頗少記載。溫熱經緯疫症
條辨有云。『舌上白點如珍珠。乃水化之象。較之紫赤黃黑。古人謂之芒刺者更重。宜增石膏犀連元翹花粉銀花』云
云。然則此苔由於裏熱不解。固無訛誤耳。（未完）

葉天士臨證指南

誦 穆

我初學醫的時候。因爲有一位親戚而兼醫生。勸我讀葉氏臨證指南。於是我規定每天下午二至三時。細細的研讀。丹黃細披。煞費心機。雖然萬萬談不到像孔子那樣韋編三絕。但確乎用過許多精神。後來知道臨證指南不是上乘的醫書。就決心放棄。在讀者當中讀過此書的。或許很多。因此我以漫談的態度。來談說這一部流行極廣的書。

葉氏生平。並無著述。這幾卷指南。也是錫山華岫雲。在葉氏身後代爲編刊的。現在通行的。有徐靈胎評本。醫案付梓時。恐怕已經編刊者刪改。徐靈胎說。『向時閱此老親筆醫案。每多假借偏造之談。而文理亦有不貫串處。今所刻諸案。不但文理通達。兼之筆力潔淨明達。近日「時文家」亦不能望其萬一。』據此。可知指南已經編刊者刪潤。

徐氏對於此書的批評。有許多中肯的地方。王士雄是宗師葉天士者。在歸硯錄裏。曾予徐氏以反駁。但所駁都是支節問題。坊間印行徐靈胎三十二種。將歸硯錄攻駁徐氏的地方。抽出單行。題爲葉案批謬。湊入三十二種。

陸九芝先生。在世補齋文集卷十一。有評臨證指南席姓七案。另有評駁臨證指南一種。未成書。見陸潤庠世補齋醫書後集跋。陸潤庠說。『庠行年七十矣。得見是書——指世補齋後集——之刊成。已屬幸事。而是書之外。尙有評駁臨證指南一種。爲先公未成之書。尤思天假之年。得解簪組。以餘暇續成之。不識能如願否也。』（未完）

中醫偽書考（續）

衛原

四庫提要云。國朝陳士鐸撰。士鐸字遠公。山陰人。是書託名岐伯所傳。張機華佗等所發明。雷公所增補。凡分一百二十八法。議論詭異。所列之法。多不經見。稱康熙丁卯。遇岐伯諸人於京都。親受其法。前有岐伯序。自題中清殿下宏宣秘錄。無上天大帝真君。又有張機序。自題廣蘊真人。方術家固多依託。然未有怪妄至此者。亦拙於作偽矣。案此書實爲遠公自作。乃託之岐伯所傳。殊爲可笑。然此書方藥。間有可取。醫者瀏覽。不無裨益。遠公直認爲自作可矣。奚必託之岐伯耶（未完）

醫藥隨筆

張文元

「新醫」「舊醫」（九）

年希堯集驗良方序云。……因思大涅槃經新醫舊醫之說。而深有感焉。夫舊醫新醫之所用者。皆乳藥也。當王之初病也。新醫禁舊醫之乳藥。國中有欲服者。當斬其首。而王病愈。及王之復病也。新醫占王病仍應服舊醫之乳藥。而王病亦愈。夫舊醫之治病也。不辨風熱寒溫。悉令服乳。新醫之厲禁之宜也。迨王之熱病作也。非乳不起。而新醫之所以除病者。即所禁舊醫之乳藥而已。」

余讀斯文。於今之所謂舊醫新醫者。重有慨焉。夫今之所謂舊醫新醫者。中醫西醫之謂也。蓋身爲西醫者。以其曾受歐風美雨之熏陶。而所挾持者。又爲科學錘鍊之利器。（醫學）以其適於現代也。故以新醫自名之。所以別於吾國固有

之醫學。亦所以崇新黜舊。迎合國人之心理。示國人以趨避去就之標幟。以遂其十餘年來。處心積慮。一籌莫展之大欲也。術極工。心亦苦哉。然此區區名稱。况又自加冠冕。血口噴人。究亦無關宏旨。可置弗論。

獨怪今世之「舊醫」。蓬首垢面。出入於貧民之窟。省疾施藥。應手取效。頌禱之聲。耳不絕聞。謂其「倖中偶合」。而愚民之無知無識也。固亦言之而成理。以此而謂爲「舊」。亦其罪有應得也。然試涉足鬧市。或入士子之林。或登仕宦之家。彼「舊醫」「舊藥」之形影與氣味。視「新醫」「新藥」者。固未嘗減。此或新醫新藥。供不應求。而舊者姑爲之濫竿充數於一時。亦未可知。然而社會頌禱之聲。仍不減於無知無識之貧民窟者。將謂舉世皆盲歟。抑亦盡屬誣妄哉。且經「新醫」「新藥」之「新式診療」。不見寸效。或竟判爲不治者。而所謂「舊醫」者。竟以草根木皮之「舊藥」。覆盃奏效。奪命於萬險之中。而措之磐石之安。蓋亦屢聞屢見者。亦將謂非事實歟。

準此以觀。今之所謂舊醫新醫者。如欲估量其價值。評判其得失。要不能舍却客觀之事實。徒以空言聳聽也。抑有進者。人之於醫。惟求愈病。中也西也。新也舊也。苟有愈病之技能。便屬中選之上乘。豈以名稱悅耳。而竟舍生以殉哉。觀夫涅槃所謂。王初病而用新醫。王復病仍服舊醫之乳藥者。非王與新醫。食其厲禁之言也。誠以生命至重焉。吾故曰。中西新舊之爭。苟不憑依事實。雖嗷嗷千載。終無定讞之時也。（未完）

驗方叢話（續）

孔伯毅

(二十一) 血崩不止

鄰婦血崩不止。求教於母氏。母氏嘗得外祖母口授血崩驗方。因書以畀之。翌日鄰婦來謝。謂服藥二次即止云。母氏見其奇效。命余記之。方用

棕櫚毛一兩燒存性 龍骨二錢煨

右藥二味。共研細末。每服三錢。空腹時好米酒送下。二服即止。

按棕櫚毛即棕櫚樹上所生之纖維狀物。用以製繩索等用具者也。此物廣東極多。

(二十二) 梅毒

花柳病分爲二類。一曰梅毒。一曰淋濁。雖總稱花柳。然以病原體不同。故爲絕對不同之兩種病。茲先論梅毒。而淋濁則另篇論之。

梅毒即徽毒。爲一種極惡劣之慢性傳染病。其病原菌爲梅毒螺旋體。屬原蟲類。於一九〇五年由孝定氏所發見。此病因接觸患梅毒之人。或因不潔之交合。致原蟲侵入陰莖小創口而成。染毒之後。大約二星期左右。其受毒之處。生扁平或結節狀之硬塊。此硬塊謂之硬性下疳。後漸潰爛。已而鼠蹊部之淋巴腺。因濾毒之結果。而發炎腫。此即所謂橫痃。是爲梅毒第一期。迨七八星期後。全身淋巴腺俱腫脹。於頸部之顎下腺尤爲明顯。此即所謂「梅毒性瘰癧」。是時皮膚蒼白。毛髮脫落。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皮膚上遍發斑疹。形如楊梅。故俗謂之楊梅瘡。梅毒之命名本此。是爲梅毒第二期。

再經數月。上述各證雖漸減退。而病毒已瀰漫全身。內藏及膚表均發虛腫。生無數斑疹。各處潰爛。筋骨疼痛。甚至鼻肉爛盡。鼻骨脫落。或頭頂生一巨穴。露出朽骨。或耳孔鼻孔流出惡臭之濃汁。是為梅毒第三期。病至此已去死不遠。即幸而治愈。或竟不能生育。即幸而生育。其子女亦呆瘖低能。或畸形怪狀。不能受高深教育。嗚呼。片刻歡娛。終身受累。且流毒子孫。遺害無窮。好冶遊者。可不深加警惕哉。

西醫治梅毒。雖有其科學的特效藥。然亦未能根治。且藥性酷烈。流弊滋多。不如中醫之純正。且有堅壁清野之把握。吾友程君曾患此惡疾。苦楚不堪。某名醫授以驗方。如法製服。一料而愈。豫後甚佳。後程君亦以此方治愈多人。無不覆杯而愈。憶程君病愈之時。嘗發誓不復冶遊。且以刀截其左手之小指。以示決心。去年晤程君於上海。偶語前事。相與軒渠。視其小指固缺如也。程君謂其方尚珍藏於行篋中。余喜出望外。允以自繪花鳥立軸一幀為酬。索其方鈔之。

土茯苓六斤洗淨切片 龜板五兩 生地四錢 木通三錢 牛膝 蟬退各二錢 薏米 皂仁 荊芥
防風 歸尾 連翹 黃柏 陳皮 白芷 銀花 知母各一錢 豬脚一隻

右藥十八味。先將土茯苓龜板二味用清水三四斗。以大砂缸文火煎熬。如將乾則加水。自晨至晚。濾淨藥渣。餘藥另煎。亦去渣。將藥汁和入土茯苓龜板湯內。再將豬脚去骨。同熬一夜。即成濃厚之藥膠。

此藥膠專治梅毒各證。如下疳橫痃。魚口便毒。瘰癧楊梅等。無論已破未破。均有特效。服法。不論時間。不分頓數。饑則以藥膠隔水燉熱。稍加白糖。盡量食之。期早食盡為妙。毒輕者藥未食盡而病已除。毒重者如一料未愈。再食一料。無有不

慶霍然者。愈後永無復發之患。多人經驗，奇效如響，但煎藥忌用鐵器。

此方之主藥爲土茯苓。土茯苓爲梅毒根治之特效藥，但此藥忌茶（一切茶葉均忌）服藥期內，固不可飲茶，即服藥之後，仍須戒茶一閱月。犯之令人脫髮。如牛山濯濯，但亦無他患。

中醫病名之研究（續）

本刊

（十一）痘瘡（附水痘）

痘瘡之病毒，常存於痘泡內容物中。其病原爲細菌，抑係原蟲，現尙未明。吾國最初名之爲虜瘡。外台引肘後方云：「比歲有病，天行發斑瘡，頭面及身，須臾周匝，狀如火瘡，皆戴白漿，隨決隨生，不即療，劇者數日必死。療得瘥後，瘡癥紫黯，彌歲方滅。此惡毒之氣也。」世人云：以建武中於南陽繫虜所得，仍呼爲虜瘡。考東漢東晉，俱有建武年號，肘後方指東晉後人或誤爲東漢，遂謂痘瘡乃馬援擊虜所得，則誤矣。

種痘之術，舊說謂起自宋真宗時。醫賸云：「醫通云：邇年有種痘之說，始自江左，達於燕齊，近則遍行南北，詳究其源，云自玄女降乩之方。金鑑云：古有種痘一法，起自江右，達於京畿，究其所源，云自宋真宗時，峨眉山有神人，出爲丞相王旦之子種痘而愈，遂傳於世。弋陽縣志云：黃旻曙五十三郡人，徐成吉五十五郡人，得十全神痘法，以棉絮取痘漿之佳者，送入鼻內，及愈，有癍如眞，往往靈驗，遠近皆聞其風。方象瑛種痘小引云：江楚間多種神痘，相傳昔有道士，憫痘症殺人，

禮峨眉山四十九日。夢授某童子仙苗。翌日痘出。李仁山（蘇州人。享保中來寓於崎館）云。種痘之法。出自神授。前有徽商施姓者。泛海至一山。遇天后顯靈。授以此法。按種痘之源。諸說渺茫如此。蓋其起自明季無疑矣。聞斯邦房州濱海一村。有自數百年前行種痘法。多用乾苗。乃先於彼土而知用此。亦奇矣。又金鑑痘疹心法。言種痘之法有四。有取痘粒之漿而種之者。曰漿苗。有服痘兒之衣而種之者。曰衣苗。有以痘痂屑乾吹入鼻中種之者。曰旱苗。有以痘痂屑濕納入鼻孔種之者。曰水苗。西歷一七九六年。英人占那氏。創立牛痘法。邱浩川引痘略繙譯外洋夷醫牛痘原序云。『天花之證。西洋諸國本無也。自前某年由東方傳染入境。徧西洋諸國。無能免者。赤子遭其荼毒。不可勝計。前亦有講求種法。不過以天行好痘。相爲傳種。未能盡善。卒亦不能保其無害。嘉慶元年。西洋各外國天行大感。紛紛傳染。遇害甚多。惟有一鄉畜牛取乳者。小兒甚衆。獨免傳染之害。問其故。則云初見牛之乳頭乳旁。有小藍疤。形如痘樣。會取其漿以沾小兒身上。各出數顆。毫無所苦。後遂不復染天行之痘矣。時有醫生詰問者。往察得其實。因憶牛痘能解人痘之毒。試以其種種在小兒臂上。所種之兒。果不復傳染。』未幾。其法徧傳於歐美。嘉慶十年四月。英商多林文。攜牛痘種由小呂宋至澳門。南海邱浩川習其術。著引痘略述其布種之法。傳播遂廣。

痘瘡異名甚多。巢氏病源謂之登豆瘡。卷七傷寒登豆瘡候云。『傷寒熱毒氣盛。多發胞瘡。其瘡色白或赤。發於皮膚。頭作癩漿。戴白膿者。其毒則輕。有紫黑色作根。隱隱在肌肉裏。其毒重。甚者五內七竅皆有瘡。其瘡形如登豆。故以名焉。』（醫賸云。『林恆齋良以云。巢源登豆瘡。登當是登字訛。攷字書登與碗同。楊升庵引唐六典有登豆。音彎。卽碗豆。外台

引巢源曰。其瘡形如豌豆。亦名豌豆瘡。可以證矣。又巢源卷九時氣胞瘡候熱病胞瘡候。謂其瘡形如登豆。亦名登豆瘡。是二候亦痘瘡也。千金外台。皆稱豌豆瘡或胞瘡。

後世又稱痘瘡爲聖瘡。言其變化不測也。見孫一奎赤水玄珠萬密齋痘疹心法。翟良痘科類編釋意等。或名天瘡。言其爲天行病也。見丹溪幼科全書萬氏痘疹心法。翟良痘科類編釋意。費建中救偏瑣言等。或名百歲瘡。言自少至老。必出一次也。見丹溪幼科全書蔡維藩痘科方論。翟良痘科類編釋意等。或名珍珠豆。大豆。茱萸痘。皆言其形似。見萬氏痘疹心法。

痘瘡古與麻疹相牽混。如瘡疹一名。見錢乙小兒藥證直訣。錢氏瘡疹候云。其瘡出有五名。肝爲水泡。似淚出如水。其色青小。肺爲膿疱。似涕稠濁。色白而大。心爲斑。主心血。色赤而小。次於水泡。脾爲疹。小次斑瘡。膿疱爲痘瘡。疹爲麻疹。雖顯然可辨。然瘡疹合爲一候。從知其界限猶未嚴格分清也。又如斑疹。見東垣蘭室祕藏云。或生膿疱。或生小紅斑。或生癰疹。膿疱卽痘瘡。乃與疹斑合隸於斑疹論。是斑疹乃兼指痘瘡疹子二者。其牽混甚矣。

然瘡疹亦有專指痘瘡者。如陳文中痘疹方論云。發爲瘡疹。名曰三穢液毒。一五臟六府穢液之毒。發爲水泡瘡。二皮膜筋肉穢液之毒。發爲膿水泡瘡。三氣血骨髓穢液之毒。發爲膿血水泡瘡。膿水泡瘡及膿血水泡瘡。皆爲痘瘡。陳文中又別出一疹子。卽麻疹。示與瘡疹相區別。此瘡疹專指痘瘡之證也。方賢奇效良方既載之瘡疹。復載膚疹。詳其瘡疹之證狀。全爲痘瘡。膚疹之證狀。全爲麻疹。此亦以瘡疹專指痘瘡者也。魯伯嗣嬰童百問第九十九問麻證水痘。第

一百問問瘡疹。九十九問之麻證即麻疹。一百問之瘡疹。其論及方。俱治痘疹。一語不及麻疹。是伯嗣亦以瘡疹專指痘瘡也。陳文中方賢魯伯嗣。皆以瘡疹指痘疹。其名爲疹。實無麻疹在內。與錢仲陽之以瘡疹合論者異矣。

東垣以斑疹兼指痘疹麻疹。而朱丹溪則以斑疹專指麻疹。幼科全書云。『斑疹俗呼麻子。』是也。夫同一病名。而其內容之錯雜如是。信乎中醫病名之不能以望文生義解之也。

西醫說痘瘡。分真痘假痘。假痘爲痘瘡之輕症。預後多良。真痘經過中。有不規則者。一曰融合性痘瘡。膿疱密生成簇。互相融合。而以顏面與口腔咽腔之粘膜爲尤甚。病勢沉重。往往死亡。二曰出血性痘瘡。有膿疱性出血性痘瘡及痘瘡性紫斑之分。前者多在下肢之膿疱內。潛起出血。漸亘全身。其色由青轉黑。旬日即死。後者在發病之初。皮膚出血。顏面紅腫。爲痘瘡與出血素質合併之症。三五日間。亦歸死亡。萬氏痘疹心法云。『凡痘子已出。頭面要稀疏。磊落。頸項上宜少不宜多。胸前要少而疏。如此者。其毒則輕。如面上模糊一片。未發先腫。纏項稠密。胸前亦密。此毒甚。』模糊一片。即融合性痘瘡也。方賢奇效良方云。『血疱是毒氣正感。疱出至七日。當結膿窠。痂死而愈。今七日而尙如豆大。血貫之。不結膿窠。此由毒氣內外貫注。血熱相搏。必復入於心矣。血疱後紫黑而不結膿窠。其熱內外貫注。毒氣必復歸於心。則危矣。』此膿疱性出血性痘瘡也。翁仲仁金鏡錄云。『報痘時煩躁不寧。腰腹痛不止。口氣大臭。出紫點者死。發熱時頭面一片紅如塗胭脂者。六日後死。起脹時痘之根脚全然不起。其頭面皮肉紅腫如瓜之狀者死。』此痘瘡性紫斑也。水痘與痘瘡爲兩病。其始爲類圓形之赤色蕾疹。旋變水疱形。漸增大。周繞赤暈。中部凹陷。或透明。或渾濁不定。第二日

熱下降。三五日後。水疱乾燥。隨結痂皮。其後經一星期。不留癍痕。自然剝落。如無合併症。則預後多良。此病在古醫書中常見。於奇效良方痘疹方論疹科纂要痘疹心法嬰童百問幼幼集成等。皆志其證狀。(未完)

診病奇核(七)

雨蒼譯

小兒

○凡小兒自四五歲至十三四歲。筋肉猶未強壯。故腹皮多薄。虛里胸脈多動。此亦所可預知也。(秀菴)

○小兒有三蒸十變。腹象亦逐其時而有異。夫自四五歲中脘少脹。藏府未實。因食物之多少。腹象爲之稍異。只宜腹形小緊束爲上。十歲起上脘中脘俱漸細長。三焦固定。以身丈長故如瘦狀。蓋因藏府堅固緊實。故狀如瘦。夫初生時陽氣盛。氣常向上。故上豐。後隨陰陰漸長。下焦亦漸實如板狀。天年篇曰。人生五歲。五藏始定。據其義腹部因之固定者可知矣。夫十歲以下者。因時時有病變之診而已。若由十五六歲起則腎氣旺。下焦氣實矣。然虛弱者亦未可實。(時對)

○小兒腹形未滿十四五歲者。以上豐下平爲宜。是胃府壯實故也。(台州)

△(引松井本)小兒之脈不可據。唯診腹可以決之。有熱者心下有細動。雖無他證候。病必生。大人亦然。或發瘍腫。或發驚。宜注意。(南陽)

△(引松井本)小兒胎毒。着心胸者。腹候難診。先診之。宜用指橫按肋下。熟察則其毒高入心胸者。不然者可分別也。

(東郭)(宜參腹兩傍條)

△(引松井本)胎毒者。臍之右傍凝結也。其結在臍者。亦毒也。(一貫)

△(引松井本)小兒生下之時。或吐或下。或發瘡瘍。則胎毒發泄。若不然。則附着於神闕四邊。

○小兒發熱。劇者必心下動。上逆臏中。必發直視。凡此須預告病家。有雖大熱其動不上逆。但停於水分者。則不發直視。

此種診察。於痘瘡驚風等常有之。須虔記。(饗庭)痘疹腹候詳後述衆疾中

前各件概有詳述。然彼爲從腹診病之法。此則從病察腹之法。適相反之訣也。

【中風】中風之候。腰與肋骨之間。大肉必兩分離。若以手深按。可得推入之。此爲中風之兆。必手足麻痺。若既中而

卒倒。人事不省時。必大肉分離而不遂。至於不治之症。亦必左右兩大肉皆分離。譬之言語雖無蹇澁。人事雖尙好。兩

方大肉分離者。決死。(南溟)久野同按。宜與前肋下諸條互參

△(引松井本)中風偏枯。左臍旁有塊。引及脅下。其狀猶物有柄也。蓋偏枯亦起因於此。十可愈八九。無此塊者難治。

(一貫)

【中氣】中氣之腹狀。非若中風。以大肉不離也。故可以大肉之離與否。而別中風中氣。夫中氣之腹象。臍柔而弱。(

南溟一貫久野同)

【發熱】無論脈何等之數。熱何等之強。候之於腹。若腹不熱者。是爲表熱之一種。若候之於腹。掌中翕翕漸覺熱勢

者是爲伏熱。爲不易淨退。他如小兒暴熱。尤難分別。既不知抽搐之有無。亦未審熱將至何程度。是否兼發併症。况乎不能由脈得診。凡此概可從腹象決之。若心下中央氣動應手者。決不可輕視。(南陽)

【瘡】瘡症本爲濕熱所致。痞積大抵在腹部右傍。爲中焦不足故也。是陽明胃經首先受邪也。(壽安)(森立夫曰三伯同)

○瘡候多痞在右側。惡寒強而發熱。有痞在左傍者。其病必綿延而難斷。(玄悅)

△(引松井本)瘡按之皮膚脹急筋見。當胃經之分。或有動或有塊。得按痛腹大而熱者。此邪之所聚也。其形狀概類食積。右脅下有塊。命之曰瘡母。塊上按之痛發作有時。或當章門有動。其動衝及胸下者死。凡瘡邪在左者惡寒甚。右者惡熱甚。寒熱異因。宜明辨焉。公豐以諸病屬寒熱亦然(陽山)

△(引松井本)瘡之腹候。左右肺先脾募痞。或左痞而右不痞。或右痞而左不痞。中焦凝滯。腹力軟弱而外熱也。又瘡兼痢者。表熱盛而肺先脾募痞。在天樞有動而凝結甚也。(久野)

○瘡母者自左脅下至左小腹。牽引如一文字形。(東郭)

【痢病泄瀉】痢病泄瀉之症。自中脘至水分有痞者。假令已經數日。亦須以檳榔枳殼之類疎泄之。若下脘水分不痞而腰無力者。雖近日新發。宜與補氣之劑。(壽安)

○(森立夫引中虛)痢病腹中濡弱。按之如澁紙。臍旁左右堅。動氣而濡弱者爲虛證。宜以六君子類補之。

△(引松井本)痢疾泄瀉之候診。自中脘下及水分。按之有塊者。不問病之新久。宜用消導滲利之劑攻之。按之無塊者。不問病之新久。慎不可攻。是乃治療之要也。凡痢者因脾胃之濕熱。泄瀉者因脾胃之虛損。候之岐骨之下。四指並排按之。拇指盡處。是胃之上口。推之無力如綿者。是胃氣虛也。食必不消化。謂之中氣虛。腹候如此者。往往難治。或按之。蔽骨之下有動。其動甚者。遂成禁口痢。或水分支滿。小便微利。大便澁不通者。治方專在滲利水氣也。(陽山)

△(引松井本)泄瀉之腹。胃之胃之二字 恐衍松井上中脘無聚塊。或為溝虛。筆管許者。虛也。宜補焉。中脘天樞按之痛者。積也。宜下焉。水分無滯積而痢者。宜分利消導焉。(菽原)

○古傳曰。痢病。按腹上下。於章門處必有動氣。動氣隨手昇降者。必兼有外邪。若動氣靜定不上下者。可知為內傷。雖為外邪。亦必先傷食積而兼風寒暑溼也。(南溟)

○又曰。泄瀉之腹。若臍左傍有凝結者。後必為痢。又痢疾之腹。臍之左右有凝結。鳩尾有動氣者。必為禁口痢。又臍右有凝塊者。為死證。(同上)

△(引松井本)痢疾胸部痛而熱。手足冷也。且虛里動感者。必變證急至。中脘以上有動而嘔氣甚者。將為禁口痢也。凡痢疾之腹。左痞者為常。右痞者為惡候。右痞者欲下之。則大便窘迫而不下。故為惡候。左不然。(久野)

○痢疾。不容承滿部位。或臍兩傍或少腹有凝結。大如胡桃有動者。為毒至重。結在心腹 雖劇可治唯在左不容者。必為禁口。按之熱痛者。宜下之。(台州)

△（引松井本）下痢者臍以上皮熱爲脾胃蘊熱，臍以下皮冷爲脾胃虛寒。（黃山）

○痢毒於臍右迴側有動者多死。小兒外熱強盛，若左有動應手者必爲痢。（東郭）

【脚氣水腫脹滿】當時之脚氣爲本有疝瘕更感濕邪故也。腹診之爲臍左之疝毒迫於任脈，甚者昇於任脈而至於心。

下焦之濕初由足入腹，則臍下動。由此漸漸上迫，則爲衝心。（東郭）

○水腫之症。雖水利腫去，若心下仍有水結，必再發而死。右痞鞭者亦屬危篤。（東郭）

○脚氣水腫有動者危。冲氣雖低，動不止者死。人迎動高者亦水逆也。爲難治。（台州）

○水氣病中腕或臍上如約束狀者爲中焦虛難治。（台州）

○水腫與脚氣心下不見動氣者無大事，若心下漸有動氣者不可輕視。夫脚氣之衝心可由心下與動氣及呼吸以肺

決之。（南陽）

△（引松井本）水腫脚氣心下有痞塊而有衝心者，有不衝心者，知之有法。輕手按之而其塊直見者多不衝心，重手

按之其塊漸診得者不可忽，必衝心也。宜注意。（太田隆元）

△（引松井本）水腫臍突出者元氣脫而臍根絕也必死。（久野）

○凡水腫脹滿之症，腹內甚脹者，試搖動其臍，若離臍後十四處，彼此動移者則久之但脹爲必死之症。若雖腹部緊脹，

試搖其臍能緊着於十四處，不左右移者爲吉，爲可治之證。夫腫脹之診候，概皆如斯。壽安○玄悅同又白竹亦有此說出臍中條 森玄夫曰三伯同

△（引松井本）水腫脹滿之症。按之至臍。臍隨手移於左右。重手按之離乎脊。失根者必斃。按臍而臍不移。重手按之。有臍根者。雖腫滿十分如鼓。猶可醫也。凡以指彈腹。堅滿有聲者。及外如撫鼓革。而內空虛者。任脈中行。按之無神。其肉陷下不隨手起者。下腕有痛者。咸是水腫之惡證。腹皮薄而軟脆。初白色而漸漸變黑。脅背強脹。青筋見者。咸是脹滿之惡證。未有不死者也。（陽山）

△（松引井本）水腫脹滿。雖有百般惡候。臍下下元兩章門之下。元氣實者必治。（菽原）

○脹滿症。至鳩尾有動者必死。（中虛）

○（森立夫引中虛）脹滿之症。鳩尾動氣浮大者猶可治。脈亦同。浮細數者難治。

【心虛】夫心虛鬱痰並勞心之腹。左筋多堅。有左右皆然者。特以左側為甚。其牽引先乘心。勞心甚者。水分充動。或動而兼結代。（東郭）與前水分條互參

【癆疾】△（引松井本）勞瘵之腹候。皮膚薄脆無潤澤。按之臍中有動。而臍下無神者。是火亢尅水源之象也。胸腹虛脹。皮膚緊急。按之無神。或臍之上下左右悉有動。或幽門無動。水分有動。且按之痛者。血液但盡。相火孤立之象也。公豐按幽門水分有動不痛也。者陰積氣可治療（陽山）

○癆疾。由右腹痞者不治。（中虛）

【血症】△（引松井本）諸吐衄之症。凡吐腹拘攣。胸腹時痛。壯熱有動。任中牢堅者。或虛煩。坐臥不安者。腹象陰

陽不得明狀者。是其候。或動勢彈手。壯熱如灼。前證備者。為內衄。遂至不可救。公豐按。臍右當於腎經動。甚者虛火動也。或雖動不甚吐黑血者。為酒傷胃。此症吐凝血不治。

△（引松井本）吐血由於實火者。任脈現動。與虛候之動。其力自異也。凡人急走則有動。彼動與是同理。出血止則動亦止。（東郭）

○諸血證。胸腹動強。易於為諸事驚忪者。雖可明其形狀。多屬不治。（饗庭）

【積聚】 △（引松井本）腹內不問上下左右。有動累然。按之移者聚也。不移者積也。積聚皆有動。如彈指者。是氣為積聚所支滯而動也。譬猶水流激石。起波也。（東郭）（待續）

講義鱗爪

本醫室遙從講義之片段

病理補證

中醫之所謂溼

陸淵雷

濕字當作溼為正。濕乃川流之專名。等於涇渭淮滄之類。本無字義。其音他合切。讀如塔。即孟子「滄濟」（正作沛）濕

而注之海」之濕字。以濕爲溼。別作濕字爲濕。蓋起於漢以前。沿誤幾二千年。因所見東漢碑刻。燥溼字已作濕。濟濕字已作濕也。至今燥溼字溼濕互用。此本不關醫學。可以不論。然吾之講義。於溼濕二字。屬草時自己隨手寫。排版時手民亦隨手植。惟於數行之內。一句之中。留意勿使錯出而已。醫學講義討論不及古地理。（濕水三代時有之。春秋戰國以後漸湮沒。今已無遺迹矣。）凡用濕字。可知皆是借爲溼字用。無須生疑。今將專誠論溼。故先言之耳。

吾於金匱今釋。嘗分溼病爲內溼外溼二種。凡人體內吸收障礙及滲出過剩之病。卽古人所謂脾病者。爲內溼。凡誘因於氣候潮溼之病。爲外溼。換言之。卽非外感與外感也。（讀者試思。中醫常以外感內傷並提對峙。今吾不曰內傷而曰非外感。何耶。外感謂六淫。內傷謂七情。內溼之病。顯然不因七情。雖胃腸病或受七情之影響。究非主因也。內溼亦或有細菌爲病原。而古人則不認爲外感。又非房室金刃蟲獸之所謂不內外因。則於三因中俱不切合。但此處與外感對論。故謂之非外感。較爲合理。此等細微處。常人容易混過。中醫歷代傳得顛預頭腦者尤甚。若用科學方法整理講說。則不容放過也。）今釋之意。就中醫久所通行之診斷治療法中。爲之畫分子目。故其說如此。今論病理。推求古人所以命某某諸病爲溼病之故。又從而辨其是非。則當別有說。

通常所謂溼（非醫書）者。其物本是水。若問溼與水有何分別。何以不稱水而稱溼。吾敢答之曰。溼者。水附麗於他物。失其流瀉澹盪之本態之謂。故布帛縑紙諸物濡水則曰溼。空氣中含水蒸汽稍多則曰溼。沙土之類善吸水汽則曰溼。庭階柱礎等易傳熱之物。觸水汽而吸收其熱。使凝結成滴而附著焉。則曰溼。是皆水附麗於他物而失其本態之謂。故

水爲名詞。溼爲形容詞。舊說所謂溼病者。其最初第一步。蓋取象於此等溼物。長夏之熱性病。舌苔滑膩。汗多膚潤者。爲溼病。謂其似黃梅溼令之土石俱潤也。體液浸潤於皮下組織。發爲浮腫者。爲溼病。謂其似布帛縑紙之濡水也。脚氣病。浮腫起於足下者。爲溼病。謂其似水溼之甚於低下處也。若體液停滯於體腔內。西醫所謂「腔洞水腫」者。若胃腸擴張之積水者。則別有水鼓痰飲諸名。雖亦與溼同治。而不稱爲溼。則因水分停積。不失其本態故也。此皆比附於自然界之現象以命名。最淺顯易曉。吾爲便於言說。故命之曰「比象之溼」。就中亦有真正誘因於溼者。當分別觀之。

舊說以脾爲溼土。惟極少數之所謂「脾陰虛」。乃指消化液分泌不足。非溼病。除此之外。凡脾病皆爲溼。脾病非今之所謂「腫大」。「變性」。「遊離」。諸症也。古人指小腸之吸收機能爲脾。推而廣之。凡組織之吸收皆爲脾德。（德猶言生理機轉。）說詳生理補證中。吸收爲脾。則吸收障礙者當然爲脾病而爲溼。又。滲出之機轉。與吸收正相反。吸收則體液入於組織。滲出則體液出離組織。吸收既爲脾德。則病理的滲出（生理的滲出。不見病態者。當然除外。）亦爲脾病而爲溼。例如加答兒性諸炎症。小腸性泄瀉是也。上條所舉浮腫。其直接病源。或爲滲出過度。或爲吸收障礙。或二者兼有之。皆合於此條之例。亦可歸入此類中。此理稍奧。唐宋以後醫家。相沿但知中央溼土而已。莫能察其究竟。鄙人覃思然後得之。深嘆古人立名定義者。其觀察誠至精細也。今爲便於言說。故命此一類曰「推察之溼」。此類似與氣候之溼無關。

嘔吐臌脹腹滿諸證。明明是胃腸之病。而古人亦稱溼病。則以古人所謂脾者。既專指吸收機能。又爲消化器之總名故。

也。爲便於言說故。命之曰「直覺之溼」。此類亦與外溼無關。

黃疸黃胖（萎黃）諸病。古書亦以溼論。今考之。於自然界之溼象。無相似處也。於古人脾臟之定義。亦不相及也。何則。

黃疸雖有因於十二指腸之炎症者。

而出於他因者甚多。一端不足概全

體也。膽汁雖爲消化液。而泛觀古書

之脾。指胃腸則有之。未嘗及膽囊膽

汁也。萎黃之因於貧血者。西醫之一

小部分或以爲脾臟破壞。赤血球太

多之故。然未爲定論。且古書之脾。與

解剖之脾絕不相關也。故黃疸黃胖

之屬溼最無理。徒以五行之說。溼土

黃色。附會言之耳。命之曰「附會之

書之例。當屬肝屬風。今屬之溼。何耶。在頑固之舊中醫。不求心安理得。但求口給禦人。則亦可曰。「脾主四肢。脾主肌肉。

故四肢肌肉之病爲脾溼病。」然五官百骸分繫臟腑之說。理由已極脆弱不足信。若復推其餘波。以說病理。則愈益支

諸君讀此等講義
覺得明白曉暢否
深入顯出否
滿意否
加入本醫室遙從部
乃可得全部講義
函索章程附郵五分函
上海牯嶺路人安里陸
淵雷醫室

溼。」

此外。溼證之見於內經者。有痺。有疼痛。有痠。有拘攣。有身重諸端。痺者。肌膚之麻木重痛也。病在末梢神經或脊髓。其僕麻質斯性者。由某種代謝產物之沈澱。不排泄。刺激其末梢神經而起。疼痛與痺同理。痠者。肢體之緩弱癱廢。與拘攣亦皆屬腦脊髓或末梢神經之病。身重由於困倦。多因心臟衰弱所致。而直接生重感者。亦爲神經興奮性之減弱。此皆神經系之病。從古

離矣。且肌肉之病多矣。寒冬膏發。肌膚皸裂。亦可謂之溼病乎。昔讀內經。苦思不得其故。既而考之。巢源風病諸候中有賊風候。其傷人也。但痛不可得按抑。不可得轉動。有風溼痺身體手足不隨候。有風痺手足不隨候。皆「肌膚盡痛。一有偏風候。其狀或不知痛痒。或緩縱或痺痛。」有風不仁候。其狀搔之皮膚如隔衣。有風溼痺候。或皮膚頑厚。或肌肉酸痛。有風痺候。其狀肌肉頑厚或疼痛。有風身體疼痛候。凡此諸候。皆痺痛之病也。有柔風候。四肢不能收。裏急不能抑。有風痲候。四肢不收。一臂不隨。有風腹腿候。四肢不收。身體疼痛。肌肉虛滿。骨節懈怠。腰脚緩弱。不自覺知。有風四肢拘攣不得屈伸候。有風躄曳候。肢體弛緩不收攝。有風溼候。其狀令人懈惰。精神昏憤。若經久。亦令人四肢緩縱不隨。有風入腹拘急切痛候。凡此諸候。皆痺與拘攣之病也。千金外臺因之。凡痺痛痿弱拘攣之病。皆在諸風門中。是內經以此諸病爲溼。而巢源以下以爲風。風則神經證之謂。於理爲得。吾常謂經方家優於醫經家。於此可見一端。至於用藥。凡痺痛拘攣之病。上自仲景要略。下迨金元明清諸家。皆用附子烏頭麻黃桂枝羌活獨活芩藜秦艽鹿角虎骨之類。此皆所謂風藥。乃神經藥也。然金元以後。雖用風藥。論病猶執以爲溼。不以爲風。而謂「風能燥溼。」蓋附會陰陽應象大論「風勝溼」之語。其理由。蓋謂風木溼土。木能尅土也。夫神經諸藥。於臨床經驗上。皆能減少唾液及諸粘膜之分泌。而生燥渴之感。制方者常並用滋潤藥以匡救之。是風藥之燥。特其副作用耳。執副作用以爲正效。復從而推論其病原。顛倒錯誤。莫此爲甚。不然。於自然現象中。風固能燥溼。假令曝以日光。炙以火燄。加熱以蒸發之。其燥溼之力。倍蓰於風。治溼者奈何不取熱藥而取風藥。豈捨其最效而取其次效耶。可知「風藥燥溼。」

「特虛語耳。身重每爲急性熱病及痺痿諸病之一證。治其本病而身重自除。無特種藥。治癱痿則多用滋養強壯藥。強壯藥中鹿茸巴戟瑣陽之類。亦有燥渴之副作用。殆亦由此附會。以爲病屬溼歟。由是言之。痺痛痿躄拘攣身重諸證。實爲神經證。前人藥治。亦用神經藥不誤。衡以古書通例。當從巢源千金諸書。歸之風類。而內經（尤爲專說運氣之諸大論）及金元諸家執以爲溼。此乃自亂其例者。命之曰『失察之溼。』雖然。末稍神經之痺痿拘攣。由於久困寒溼而成者。間亦有之。特未可舉一端以概一切耳。（未完）

治驗

醫案（續）

陸淵雷

盲腸炎中醫稱爲腸癰。治之不慎。則發腸穿孔腹膜炎。自家中毒等危症。難有生望。西醫喜割治。然名記者戈公振。歐游歸來。患盲腸炎入某醫院。一割不愈。長辭人世。是割治亦難十全也。九月十四日夜。遙從同學朱仲揚君。偕一陳姓浦東人。來淵師診所。謂陳姓之胞弟。腹劇痛。病勢頗危。迫請淵師往治。時淵師微感不適。且夜深道遠。辭以翌

日。朱君等固請。乃挈誦穆渡浦往診。病者新婚未久。病起時腹痛難忍。家人疑爲夾陰。用活鴿罨之。繼之以煖臍膏。淵師審視畢。斷爲盲腸炎。令撤去煖臍膏。改敷余氏消炎止痛膏。處方以大黃牡丹湯合附子薏苡仁敗醬散。兼服六神丸。自後或間日一診。或持方來改。逐漸向愈。病家大歡。誦穆亦深喜吾中醫治盲腸炎有法。似毋庸勞西醫之一一割治也。（案如左） 編者

陳先生 九月十四 浦東楊思橋北街三號

病初起寒熱。旋嘔吐。腹劇痛不可耐。用活鴿罨之。痛稍可。但只能右臥。痛處在右腹角。壓痛點正當髂骨尖與臍之間。當是急性盲腸炎。今熱不甚高。尙有嘔意。舌滿白而乾。脈尙不甚弱。病勢極惡。幸體質堅實。尙可冀幸起。

活蘆根二兩 敗醬四錢 冬瓜子四錢 桔 梗錢半 生草錢半

生苡仁五錢 丹皮二錢 黑附塊二錢 赤小豆五錢

桃仁泥四錢 赤芍四錢 川 軍錢半後下 當歸二錢

外用余氏消炎止痛膏。兼服六神丸。

十五日改方

藥後腹中頗攻動痛。但失氣仍未大便。今雖仍右臥。而左腹亦痛。口渴不欲引飲。舌苔仍白。據所述改方。

桃仁四錢打 丹皮二錢 生乳沒各一錢去油勿見火 冬瓜子四錢 生 草錢半

中醫新生命 第二十五號 治驗

苡仁五錢 赤芍三錢 當歸二錢 活蘆根二兩 玄明粉三錢冲服
敗醬四錢 桔梗二錢 黑附塊二錢 赤小豆五錢

九月十六日

大便頗頻數。雖無關大局。然勞動起臥。亦須稍調之。熱無增減。痛及濁音部俱減小。脈稍弱。舌苔仍白厚。照現在情形。若熱度不增高。可以無危險。

丹皮三錢 敗醬四錢 六神曲三錢 苦桔梗二錢 生草梢錢半
桃仁四錢打 黑附塊二錢 赤芍藥三錢 當歸尾二錢 淡苳二錢
苡仁五錢生用 炒扁衣三錢 冬瓜子四錢 赤小豆五錢

九月十七日。改方。專止瀉利。

川連六分 太子參二錢 炙草一錢
淡苳二錢 乾姜六分 滑石四錢
姜夏三錢 紅棗五枚

九月十七日下午。

熱漸復平溫。能平臥側臥。右腹角濁音雖未除。其盲腸炎本病當無大反復。惟下利次數多。略近滑利。脈亦滑。此須先

治之。

炒山查三錢研末吞 姜 夏三錢 炒扁衣三錢 敗醬二錢 赤芍二錢

川連五分 乾薑八分 赤芍五錢 苡仁五錢 冬瓜子三錢

淡芩二錢 太子參二錢 黑附塊錢半 丹皮二錢 紅棗四枚

九月廿日改方。

泄瀉頻數。初所患盲腸炎痛。近兩日亦不解。據云舌加膩。急須止瀉。

炒故紙錢半 黑附塊二錢 苡仁五錢 赤芍三錢 木通一錢

乾薑一錢 查炭三錢 敗醬二錢 冬瓜子三錢

赤石脂四錢 雞金炭三錢 丹皮二錢 赤芍五錢

九月廿二日

盲腸炎尙未消退。卻亦不進行。泄瀉乃新秋時證。別是一病。今已化熱。舌乾黃邊白。脈尙平。可兩治之。

川連五分 赤芍四錢 苡仁五錢 穿山甲兩片先煎 敗醬三錢

淡芩二錢 小朴一錢 冬瓜子四錢 赤芍三錢 藿香正氣丸四錢包煎

藿梗三錢 谷麥芽各三錢 丹皮二錢 生乳沒去油勿見火各一錢

九月廿九日

右腹角已得鼓音。是炎症已退。惟壓痛點尚在。則初發之部尙未全愈。病至此。不服藥亦可自愈矣。今每日遞早之寒熱。須從瘡治。大病後之體。脈數而弱者。最要防心臟衰弱。雖甚渴。仍不可離附子。與潤藥同用。不嫌燥熱。且可退舌邊之白。除附子必用外。若怕世俗談論柴胡。則改用前胡亦可。其他。龐先生斟酌損益可也。

柴胡三錢 太子參三錢 熟附塊二錢 桔梗錢半 蘇藿梗各二錢

淡芩二錢 草果錢半 敗醬三錢 枳殼二錢 花粉片四錢

姜夏四錢 生常山二錢 苡仁五錢 赤芍三錢 炙草一錢

生薑銅元大四片 紅棗四枚

丁先生 昨上午怕冷。下午身熱。汗出而解。胸中否塞。又本有喘效證。時時帶發。今脈頗弦。舌頗淡。手微厥。體質不足。

柴胡三錢 草果錢半 杏仁三錢 生薑一錢

檳榔二錢 生麻黃七分不去根節 太子參三錢 紅棗五枚

常山三錢 小朴一錢 生首烏四錢

復診 瘡遂不發。尙胸悶。心下痞。脈遲弱甚。心藏弱。帶發之喘效頗苦。強心定喘。兼防瘡再發。

生麻黃七分不去根節 炙草一錢 常山二錢 紅棗五枚

生石膏七錢打碎

柴 胡錢半 草 果一錢

苦杏仁三錢

太子參三錢 沒食子二錢

秋間瘧疾流行。淵師用柴胡常山草果等藥。取效甚捷。時醫謂治瘧不可用柴胡。柴胡果不可用耶。編者

俗稱羊癲風之癩病。其本病每不至致命。然病暴作。或傾跌而傷及頭面肢節。舟車上下。尤易因發病而生意外。懼此者無不思得良方以根治。而良方固未易得也。春間有曹如圭君。偕其妹來治癩病。淵師以妙功十一丸治之而愈。後治一威姓癩病。亦用妙功十一丸。未盡劑而愈。今錄曹君來書如後。

（上略）茲者。族中有妹。身罹奇疾。歲必一臨。交冬而起。逢春而止。客冬未發。意其或愈。孰料數日前又發。其證也。惟終日如癡如呆。意識失常。當失神來時。先現面部潮紅。目眦充血。是時人問之。莫知所答。自訴月事紅白雜下。或先或後。時多時少。胸際壓重。呼吸不舒。善驚多恐。所聞者聲多異。所見者形多變。不能自形其所以然。右足牽掣痠痛。至夜則每苦失眠。所異者目欲合而不能。疲極則汗出而短氣。抑有甚者。每於夜深人靜時。一陣手足亂動。後突來僵仆直視。四肢厥逆。目定如死羊。下頷磨動。口中流涎。喉間骨骨有聲。約一時許後。目轉厥回。繼之以數聲吁氣。又如常人矣。四載以來。備受痛楚。就近僱醫。束手無策。（中略）曹如圭啓（通訊處滬西漕河涇蔣塘小學轉）

答問

陳億智問

淵雷先生答

問 生理補證五十六頁十八行。古人所謂心下。即解剖之胃。所謂胃（指胃之功用）即解剖之腸。然則所謂腸（指腸之功用）係解剖之何物。

答 仍是腸。但只知傳導大小便。不知消化吸收。

問 「血球」尸體既死在血管中。如何排出體外。

答 先分解為可吸收之物。吸收於組織中。隨新陳代謝以排泄。或逕從腎藏排泄。

問 生理學二三七頁至二三二頁一行。有使組織改變之化學刺激。是什麼東西。

答 西藥中所謂變質劑。

問 生理第二二三頁一行至二一九頁。『浮粒』是什麼。

答 血液中之外物有害者。如細菌亦是。

課卷

習題第十一號

謝良毅

臨床病理學中傳染病理一編。與細菌學綱要所說。頗有異同。試任意刺取劄記。併就其不同處。判其優劣。臨床病理學。為研究人體病理變化之作。細菌為病原之一。所以予人體以病理變化者也。故其究研性質。除人體病理以外。間不能不一及細菌之知識。但既以病理為主。則其重心當在病理剖解。而不在細菌。故其對於細菌性狀之知識。不若細菌學為完具。反之專一以究研細菌為主之細菌學綱要。其立場及得失。亦無不然。二書之立場既不同。所言對方情形。亦當互有差異。就其差異處。疏通而整齊之。亦吾儕為學者應有事也。

(一) 細菌進入人體

臨床學傳染病理二章。言病原細菌與原蟲進入於人身之門戶有數種。

(一) 皮膚 (二) 結膜 (三) 鼻腔 (四) 咽喉 (五) 氣道及肺臟

(六)胃 (七)腸 (八)尿道 (九)生殖器

案所謂門戶者。乃指對外界事物接觸之面而言。所舉九種。較細菌學綱要為詳備。

細菌學綱要云

細菌入人體之路有三。

(一)呼吸器官 (二)消化器 (三)皮膚

案細菌入於人體。除所舉三系外。普通如徽毒、白濁、痲瘋等細菌。十九由於生殖器系傳染。而本節不言。是其缺點之一也。淵雷案。此蓋包括於皮膚中。非遺漏也。

(二)皮下注射虎列拉菌能否為患

臨床病理卅一頁八行云。

——又如虎列拉菌。從口腔入腸管之後。則發生虎列拉症。若改從皮下。或腹腔進入。則無變狀起於人身。

細菌學綱要九三頁十二行云

霍亂對於動物不易患此症。若將此菌注入兔之靜脈內。兔方能染此症。若將此菌射入荷嚨豬之腹腔內。荷嚨豬即患是症。

案霍亂為局部性菌。其菌非在腸部不能為患。前說自是。但從皮下或腹腔注射此菌。亦不為患。則未必盡然。皮下與

腹腔祇能制止此菌之蕃殖。而不能殺菌。若菌隨血循環以抵腸部。亦能患病。後說爲是（未完）

附

告

本期因登載遙從講義。各門稿件略減。下期復舊。下期刊載漢藥麻黃之醫治應用與藥理。爲極有價值之藥學論文。



徐君瀛芳來書

前次草函。計達典籤。現今中醫改進之呼聲雖高。而能扶擇精髓。同條共貫。令真理融合無間者。究尙寥寥。海內健者。幾僅屬公矣。弟在此中三十年之精神及經驗。本應繼續努力。於教材上。從公之後。商量舊學。樹立新模。惟念國勢至此。來日大難。既不能得有力之扶助。僅恃風雨燈窗所得。收效較遲。且第二種目的。建設鄉村之宿願。長此奄忽。恐精力漸衰。將永不能酬。而於此間民俗治效。及年來形勢。以弟冷眼觀測。亦不免有歷劫之一日。是以決計暫離醫界。畫故鄉縱橫三十里之地。試作實驗鄉區。由弟捐產爲倡。鄉人熱烈響應。現擬親往整理一年。試觀成績如何。再定進止。省縣當局。雖

稍援助。然弟之宗旨。對於建教養衛諸端。因地因時。實力從事。不全以奉行功令爲己足。欲藉平生信望。達到久遠企圖。究不思盡恃官力也。惟窮鄉瘠壤。伏莽未靖。恐未能竟如所期耳。弟係監督指導。一切未受固定名義。倘海內有大規模之醫學校醫院。誠需我者。尙可盡力二三年。以竟整理學術未竟之業。否則留此昔時遊釣之鄉。預作他日菟裘之計。固避世而無悶矣。比來海內多走書相訊者。以後與故老閑話桑麻之餘。乘閒與並世豪俊。切磋學術。亦頗不拒。請將做處通信地址。登入新生命醫刊中。此書並無妨露布。俾知弟非賣技不售。棄甲曳兵而走者也。專此奉達。祇頌著祺。不宣。弟徐瀛芳拜啓九月二十日午。

徐先生通訊處爲江西修水縣漫江轉新明鄉。掛號郵件。須寫明漫江郵寄代辦所代收轉。 誦穆謹識

珍本醫書集成序文之公案

(一) 與裘吉生君

陸淵雷

吉生先生史席。世界書局送到珍本醫書集成。拜領敬謝。披閱集中拙序。有四處刪一處改。已非拙作原稿。原稿「益以西醫操醫政之枋。出入奴主。必欲艾除以爲快。而中醫之學術信譽。岌岌乎不保朝暮矣。」集成所刊。則改爲「益以西醫競進。此倡彼和。而中醫之學術（此處刪原稿信譽二字）岌岌乎不保朝暮矣。」刪信譽二字。似爲迴護中醫之故。其他則悉屬事實。不知何以必須刪改。原稿「寶者自寶與」下。又有二句云。「將因禍得福。如俗所謂被激反動與。」

亦被刪去。此二處刪改。雖於事實無所重輕。然點金成鐵。文氣大爲減色。文人之於文名。至有不顧死生利害以爭之者。僕殊不能忽然置之。末幅原稿『友人沈君仲圭。裘先生門下士也。以先生命馳書索序。』集成所刊。則逕刪爲『友人馳書索序。』意仲圭非出先生門下。故如此刪之。然儘可通函令僕自改。若如所刪。則友人二字涵渾不落實地。立言之士。亦所不取。其上文『已足見先生之富學術經驗矣。』矣上原稿有『而又涵容有大度』七字。亦被刪去。中段『中醫集議上海謀自救』下。原稿又有一段云。『時則有上下其手。以便私圖者。余當衆發其隱。咸詫恨。裘先生垂涕解紛。謂外侮方亟。不宜自暴團體之短。』集成所刊。悉已刪去。因改次句『比入京請願』比字爲旋字。按此段所指事實。乃秦伯未率其學生。懸僞徽章。混入會場。佔多數議席。僕向主席報告發現僞徽章。一言甫出。議席中卽大亂四竄。主席俟逃竄略定。囑僕會同南京代表程調之君檢查。猶獲未及逃出者二人。經人指認爲伯未之徒。伯未飾辭自掩。會場多譏嗤之聲。先生乃垂涕勸解。此當時之情形。縱僕不言。先生必能記憶者也。今茲刪去。若謂出於隱惡。則僕何敢置辭。無如集成中伯未序文。亦有一段云。『憶會議時有各執意見。相持至烈。君責以正義。至痛哭流涕。』云云。分明亦指此事而集成不爲刪去。何也。且當時僕但見假徽章。初不知伯未所使。既愛護中醫。恐是敵者間諜。不敢不指出。本無意見。更無所謂相持。今伯未乃云各執意見。相持至烈。當時先生所垂涕勸導者。爲會衆對於伯未飾辭之嗤笑。今伯未乃云責以正義。夫作僞敗露而招嗤笑。嗤笑者爲不正義。作僞者反爲正義耶。如此顛倒事實。顛倒黑白。而集成不刪。拙稿直書事實。猶隱其主名。自以爲得隱惡之旨矣。反刪去不着一字。此僕所以不解而不能無言也。僕與伯未。昔在中國醫學院本

有賓主共事之雅。然僕治醫。退內難。崇科學。作事又逕情直行。不計利害。伯未則專宗內難。作事喜使計謀。其於學術品性。固已憂憂乎難合矣。既而學院生內潮。僕受人傀儡。市怨於伯未。（當時省悟後。曾登報聲明。無論何人接辦。僕決不任院內一職。所以明心迹也。）及假徽章事發。僕雖出於不知無心。而伯未銜之益深。或者先生與伯未交較深。爲伯未故。遂致刪改拙序歟。夫僕與伯未參商。彰彰在人耳目。先生既厚於伯未。不索僕序可也。索得僕序而意不謂然。棄勿用可也。甚至雖爲刊載。而於序後加注語。如曹拙巢金匱發微之於伯未序文。亦無不可也。若刪改僕文而仍用僕名。則是強易僕之思想言論。是謂誣罔。誣罔似非君子所宜出矣。雖然。僕固信先生長者。不至出於誣罔。與集成同出之皇漢叢書。聞亦先生所印。而託名於陳存仁者。或者珍本集成先生亦無暇躬自排校。而一切委託伯未。伯未因而改拙序。因而於其自己序中入顛倒黑白之詞。且次拙序於彼序之後歟。不然。何若是其巧合也。（昔伯未乞爲其清代醫案作序。印出亦經刪改。其時與伯未尙無芥蒂。而亦逕改不一商問。知其向有此習。故疑及之。然亦見其太不曉文家禮尙矣。）今成事不說。僕所欲知者。刪改是否出於先生。或出於伯未。抑或別有其人耳。乞先生明以教我。勿隱。其他僕一切不究問。決不使先生有所難堪也。專此並頌撰安。佇候回玉。後學陸制淵雷頓首。

原序「其人如此其書可知」下。又有三句云。「以視彼無知妄作。盜竊欺世者。豈可同年而語哉。」亦被刪去。信中未敘明。故補出之。按刪此三句之人。殆自視有一無知妄作盜竊欺世」之舉。自餒於心。見而刺目。故刪之耶。

（二）裘吉生君復書

淵雷先生撰席辱書敬悉，拙編集成知已達典籤，獲見先生惠文中，有刪改數處，良深歉疚。記吉生在初到捧讀時，惟仲圭先生爲……門下士一段數字，已由沈君改去，且聞有信告先生，餘則一無所知。吉生編醫報二十年，印醫書數百種，原稿不明處，除不刊或闕疑加注外，從不刪改一字，今日之事，令人惶悚無似，抑令人摸索不清，故除函向先生請罪外，馳信世界書局，……究竟再當奉告。吉生常思通函領教，久而不果，詎爲不高興事，遂開始亦數也。一笑，專肅奉答，順頌文祺。裘吉生手。九月二十八日。

(三) 沈君仲圭來書

裘君與鄙人雖有一面之雅，初未通殷勤。達函札，先時索序，由沈君介來，序成亦寄由沈君送去，故此寄裘君書，亦請沈君轉達。此書乃沈君自己之復書也。沈君與裘君交已久，近又同居杭垣。凡裘君與世界書局情形，沈君知之較詳，其言當可信也。淵雷附記。

淵雷先生九月二十七日接閱手札，內附致裘吉生先生一函，因未緘口，且弟平素愛讀大著，遂先抽閱。茲將原函即日轉送裘先生，請其逕復閣下外，並將當日弟所擅易二處奉告如下。(一)原敘「號三三醫學叢書」，弟改爲「號三三醫書」。(二)原敘「友人沈仲圭裘先生門下士也，以先生命馳書索敘」，弟改爲「友人沈仲圭裘先生莫逆交也，受先生託馳書索序」。因圭非出裘先生門下，不敢冒認爲師，且原敘既稱「友人」，則於友人之師，似不致誤舉。(其實改否無關宏旨，矧裘先生齒德並尊，學驗並富，足爲圭之師乎。)故爲擅易，惟恐字句

拙劣不當尊意。曾將所改之處。專函徵求同意。嗣得誦穆復箋。略謂「珍本陸師敘文。已編入新生命十九號。不及改正。但陸師性頗爽直。先生（指弟稱）根據事實。點竄數字。他日刊出。彼必無言。」於是始將大敘轉送裘先生。編入珍本書首。今誦來箋。所舉四處刪一處改。則非弟所知矣。此復並頌撰安。弟沈仲圭再拜。九月廿七日。再者。尊致裘先生書。飭僕送往時。並於電話中親詢裘先生。據云「未將大序改易一字。」查皇漢叢書為陳存仁君編輯。渠與世界書局頗接近。陳見珍本大序有暗指秦伯未一段。陳與秦既為中國醫學院同事。交甚深。必相告。甚或徇秦意為之刪改。昔吳宣與余無言在廣濟醫刊大啓筆戰。辨論中西醫學之優劣。廣濟係阮其煜主辦。阮與吳為同學。阮允吳請。嗣後不復登余之醫稿。今大序被刪改事。得毋與此類似。惟此為裘先生及弟猜測之辭。未敢斷言如是也。又及。

按沈君所改二處。第一處完全無問題。第二處若如沈君所改。亦無問題。乃書中印出者。殊非沈君所改。只是「友人馳書索序」六字。則模糊影藏。完全是小滑頭口吻。文字之可見性情如此。又鄙人用腦過度。自尋調節之法。凡非學術上應記憶之事。悉令勿留腦中。於是熟人姓名。常至失記。每有連日復珍之病客。連日問其尊姓。其可笑如此。沈君乃多年老友。不知如何誤記是裘君門人。附此識歉。淵雷。

（五）結論

陸淵雷

裘君答書。有「去函世界書局詢問。再行相告」之語。等候多時。昨又函裘君詢問該局如何答復。尙未得裘君復到。大約書局既不肯說出真情。又難於託詞。料必含糊了之矣。至於鄙人所以不憚查問。乃因序文被改。文氣大為減色。自惜文

名之故。序中暗指伯未一段。不過欲寫出裘君之「涵容有大度」而已。敢發誓初無挖苦伯未之意。試思事隔多年。序文又隱其姓名。在已知此事者。固不須再行告語。其未知此事者。雖讀序文。而不知究指何人何事。亦斷無因此尋根究底之理。故序文雖有此一段。實際決無損於伯未也。今因改竄拙序太多之故。使鄙人不得不發聲明。即不得再隱伯未姓字。俗所謂「糞窖愈攪愈臭」。竄改者誠弄巧反成拙矣。今推測其刪改之故。無非因序中兩段文字。見者自己心虛觸目所致。其一段即上述伯未之事。但看伯未序中別作顛倒事實之語。可知其必與聞刪改。又一段「無知妄作盜竊欺世」。則不關伯未。必別有一人見而心虛。可知刪改必有兩人以上合作。何則。伯未有詩才。其近體詩頗不弱於中醫舊說。亦有相當造詣。雖其所出書不無潦草塞責。究與完全枵腹者不同。見「無知盜名」等語。不致疑為指己。論鄙人下筆時心意。亦斷斷非指伯未也。近日中國醫學院生內潮。蔣某者被逐出院。雙方登報互揭。逐蔣者謂「蔣以生活問題故。造言謗毀」。蔣則謂「若為生活。不妨鈔襲陳言。冒充作家。以欺書賈。又不妨冒充專家。以欺病客」。此雖俗所謂窩裏翻之語。亦復言下有物。非無的放矢者。若蔣所暗指之人。見「無知盜竊」之語。必驚心以為罵吾。於是與伯未共謀改竄矣。至沈君仲圭等所揣測。亦甚近理。陳存仁之藥物大辭典。傳聞以二萬元售與世界書局。雖曰陳可利用國醫公會為之推銷。然當市面不振。而不無連帶關係之世界銀行正當倒閉之際。肯出如許價。買此胡亂鈔剪之書。則書局與陳關係之深可知。珍本集成雖裘君主編。裘君不住上海。而陳同時編皇漢叢書。其乘便一齊經手。亦在意中。若伯未。則自開中醫書局。料不肯為他書坊任勞也。且珍本集成除校勘不精外。其序例中聲明特為斷句。以便讀者。頃偶翻數種。

乃破句百出。又書中第一種之素問校議。原書署「績溪胡澍學」。胡姓。澍名。學謂爲此一門學問。猶言「撰」「言」「著」耳。經學家自有此一種體例。乃該局最初編列目錄時。誤以爲人名澍學。而題爲「胡澍學著」。適謝誦穆見而指教之。方得改去。可見此書之編校。裘君不自經手。而經手者乃腹笥絕對空虛之徒。鄙人以信沈君裘君故。未見書樣而遽爲作序。悔之無及。○書中本草經贊一種。類於揚雄之九州箴。乃文學書。非醫學書。其自注亦完全注詩賦之體例。若論舊法目錄學。當入集部別集類。不得入子部醫家類。裘君收入此種。不無小疵。其他斷句校印之闕點。皆因付託非人。轉爲裘君威名之累。昔各省官書坊刻經史子集現成書。必厚禮聘請大學問家任校勘之責。可知雖翻印成書。偶經俗手。必鬧笑話。然坊賈烏足以知此。彼盜竊欺世者。方自恃聰明。以爲可以冒充學者。又烏足以知此。

本醫室送診

上海送診給藥之慈善機關極多。然以俸給之薄。多係初出師或名望不高之醫生擔任診治。哀哉。貧苦人之生命。如是不值錢也。鄙人雖非良工。尚不致套藥敷衍。今於早晨送診。內科、女科、兒科。只取號金三分。或舊銅元九枚。時間以九點以前爲便。極貧者亦可給藥。惟送診不能指定鄙人自己診治。或由門人謝誦穆內子沈本琰代診。疑難者則鄙人自診。然皆鄙人負責。請讀者曉告貧家爲荷。其門診出診仍舊例。

陸淵雷啓

退減。二三日方退盡者。熱退則喘欬諸證隨而消散。病人頓覺舒適。惟虛弱人患此。熱度忽退者。不可樂觀。恐是將死之徵。然多數則以熱度忽高而死。孕婦患此。往往於四五日間流產。胎兒固死。母亦隨亡。嬰兒未滿月者。患此亦多死。老人至七六十以上亦難再生。西人視此病爲老年之良死。爲其發病三數日卽死。免除淹滯牀蓐之苦也。

支氣管性肺炎。有「原發性」一「繼發性」兩種。原發者或先作輕微傷風。忽然寒戰發熱。或並無他故。突然寒熱。繼發者。常發於麻疹百日欬流行感冒傷寒諸病之後。初亦僅欬嗽。繼則熱頓高。吸呼頓促。脈搏頓數。既成支氣管性肺炎。則無論原發繼發。證候皆與大葉肺炎相似。惟熱較低。大約四十度而止。痰爲粘液狀及膿狀。雖或帶血絲。然不作鐵鏽色。惟此與大葉肺炎稍異。其危險不亞於大葉肺炎。而繼發者尤甚。爲其病後體力已衰也。

急性支氣管炎爲臨床上最習見之病。常爲他種急性傳染病之附屬病。如麻疹猩紅熱百日欬傷寒流行感冒等。兼有欬嗽者多是。其獨發者不過重傷風欬嗽發熱而已。此病與上述之兩種夷險懸殊。論理不當亦稱風溫。然陳氏風溫條例中。有明明只是急性支氣管炎。而非肺炎或支氣管性肺炎者。故於此亦附述之。此病痰中發見之病菌。肺炎球菌最多。亦有流行感冒菌鏈球菌卡他菌等。故傳染性甚烈。時或流行於一地方。病初起多因感冒。炎症起於鼻腔及喉頭。作鼻塞喉痒。漸向下延。入氣管。乃欬嗽發熱。痰初僅粘液。無色而透明。俗稱風沫痰。三數日後。痰中混有多量白血球。乃濃厚作膿狀。色亦漸黃。中醫謂之化熱。化熱時欬嗽甚鬆爽。咯痰甚易。氣管中常覺痒。如是者約六七日。炎症至中等支氣管而消散。不復蔓延。病遂漸愈。若炎症蔓延至毛細支氣管。則熱度大高。呼吸短促而困難。病遂與支氣管性肺炎相若。

毛細支氣管無軟骨支撐。因發炎而腫塞。又被痰涎壅塞。則呼吸極度困難。吸入多而呼出少。氣積於肺泡。令肺葉膨大。大喘大效。中醫古書謂之肺脹。若小氣管塞至全不通。則其下之肺無氣出入。反致萎縮。呼吸時胸膈部有一處窪陷。並不隨吸高張。若是者在風溫範圍之外。性命則視輕症肺炎更爲危險。

讀者諸君與鄙人文字神交有年。想必知鄙人素來薄視溫熱家。素來薄視蘇派醫。蘇派溫熱醫之用藥。最喜甘涼。其次則辛涼。而極少用苦寒。至於辛溫。則抵死不肯一用。病至危篤。則用至至寶丹牛黃丸。而醫之長伎盡矣。總之是避重就輕而已。甘涼之品。如天冬麥冬地黃玉竹之類。皆富有類蛋白質。入胃須經消化工作。不能直接吸收。顯其藥效。消化則體力有所分散。不能專事抗病。故甘涼之品。只宜於病後調養。不宜於排毒祛病。此即舊說所謂「滋膩戀邪」也。獨至風溫。則肺炎支氣管性肺炎之病程中。宜甘涼藥者。爲時甚多。何則。肺炎最苦者爲粘痰與呼吸困難。而甘涼藥多有豁痰利氣之效。肺炎球菌之毒素。常令病人作乾燥證候。而甘涼藥則滑潤滋陰。最能間接助體內之抗毒力。此風溫之所以獨宜甘涼也。又蘇派溫熱醫謂風溫忌發汗。此因傷寒論中有一條云。「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風溫。風溫爲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以爲此所謂風溫。即若輩心目中之風溫。發汗而身灼熱。又自汗出。以爲必不可發汗。又從而爲之說曰。「劫盡胃汁。肺乏津液。」此其所根據與理由。實未有真知灼見。然肺炎之忌發汗。乃恰合事實。所以然者。肺炎雖有頭痛寒戰。而寒戰之時甚暫。比及醫來。必已寒止熱高。脈搏洪大。不惡寒反惡熱。依傷寒論法。已是陽明而非太陽。非太陽則發表出汗爲不合治療大法也。故溫熱家之藥法宜忌。惟風溫爲可取。惟初病時。若輩所用辛涼之劑。不過牛

莠薄荷桑葉象貝之類。則爲力太薄。不足以挫折病勢。縮短病程。必須古方之麻黃石膏劑。方能曲突徙薪。防患於未然。溫熱家有時亦用石膏。獨於麻黃。則畏之如虎。終身不敢問津。此溫熱家之所以終爲溫熱家歟。

溫熱家視麻黃爲辛溫發汗之大藥。但可用於北地冬月之正傷寒。溫熱病宜發表者且不可用。何況不宜發表之病。是以南國市醫。有終身未嘗一用者。不知麻黃雖稱性溫。實極平淡。傷寒方中辛溫發汗之劑。皆合薑桂用之。又必溫覆。方可取汗。若不合薑桂。服後不溫覆。卽不見溫汗之效。但治外感喘效之實證而已。若與石膏同用。反成辛涼性之喘效。逐水劑。苟細讀傷寒金匱。卽瞭然可知麻黃之用法。下逮有宋。聖惠聖濟諸書治效之方。猶多任麻黃。求之本草。則本經明言「止欬逆上氣。」李時珍亦言「麻黃爲肺經專藥。治肺病多用之。」——注意。李氏所謂肺病。當然多數是氣管病。而非肺結核。——直至遜清中葉以後。溫熱之說大行。麻黃始被擯棄。不得顯其功力於喘效。而大葉肺炎與支氣管性肺炎。亦從此視爲風溫大病。十死六七。其不死者。必淹滯床席旬月。遍服犀角羚羊牛黃至寶等價昂之藥。然後幸免。若初病卽服麻黃石膏。則一二日卽可輕快。三四日內卽可全愈。吾不知溫熱家何惡於病人。而擯棄價廉效大之良藥。吾不知社會何取於溫熱家。而偏聽其烏有子虛之說。輕擲其身軀性命也。近有陳克恢博士。分析麻黃。得其有效成分之分子式構造式。可以人工製造。——人工製造者價昂。實際應用者。仍從麻黃莖中提鍊得之。——名之曰「愛弗特靈」(Ephedrin) 且證明其效用。能減輕氣管之痙攣。故能治喘息。此與本草及宋以前之用法。若合符節。陳博士以中國人發明中國藥。以視一般西醫之事事步外人後塵。而一味謾罵中醫中藥者。其本領。其人品。皆相去天懸。陳君誠不愧爲

中國之好男兒矣。既有此化學上之證明。則溫熱家之謬說。自可不爲搖惑。鄙人所以毅然用麻黃於風溫。而大得奇效也。又化驗之結果。有效成分不過佔全物質千分之三。多至千分之五。然則一劑藥中若用一錢麻黃。其有效成分不過三毫乃至半釐。夫半釐爲西藥中劇藥之量。「愛弗特靈」並非劇藥。則用生料麻黃一錢。當爲極小量。今人見三五分之麻黃且不敢服。實膽小過甚。等於吳牛喘月矣。大抵治風溫之麻石劑。麻黃至少七分。幼兒在襁褓中者。亦須五分。三四歲後可與成人同量。因小兒服湯藥。常推阻濺潑。入腹者少。若以年齡比例差減。必不及數也。病劇者麻黃可用至三錢。若西北方人。竟可用至七八錢。此亦從經驗得來。讀者勿驚怖以爲河漢也。石膏質重而味淡。至少須五錢。病劇者可用四五兩。藥不及劑。仍是無效。病家因無效而仍用溫熱家法。則更冤矣。

麻黃治喘效。固矣。然其出汗之效。亦不容否認。且憚鐵樵先生之醫學文字。常再三告誡。「有汗者不可用麻黃。」其說。於知識界中頗佔一部分勢力。風溫之病。汗出者多。於此欲用麻黃。不免蹙起不決。則亦不可不辨。所謂有汗不可用麻黃者。乃指麻黃湯而言。大青龍發汗峻劑。當然亦在禁例。然非謂禁麻黃一味絕對不可用也。仲景書中。如麻杏石甘湯。越婢湯。越婢加半夏湯等。其證皆云「汗出。」或且云「汗大出。」而諸湯皆以麻黃爲主藥。而合以石膏者。由是可知「汗出禁麻黃」者。禁麻桂合用。乃「麻黃湯之類劑。」若麻石合劑。則反有以汗出爲主證者矣。憚先生偶然不察。學者勿以一眚掩大德。亦勿以人而過信其言。可也。疑慮既捐。然後略舉成方。用示準則。

風溫初起。頭痛發熱惡寒無汗。或汗出而臭。欬嗽艱澀。口尚不渴。舌苔白者。宜小青龍加石膏湯。麻黃 桂枝 赤芍

國醫的科學

李克蕙醫士著

實價二角

本書以淺顯文字，就國醫歷來之經驗結論，利用現代科學智識說明之，祛除空洞玄談，印證原有科學，一以國醫科學化，世界醫學國醫化爲主旨，凡欲研究國醫學，或懷疑國醫學，於此書均有相當的答案與解釋。

南京 洪武路七四號李克蕙診所出版
蘇州 吳趨坊 蘇州國醫書社代售

施今墨先生主編

文醫半月刊

專家撰述內容豐富招登廣告省費效大歡迎投稿
歡迎定閱定價低廉從未脫期每期三分全年七角

訂閱處北平西城

華北國醫學院

中醫新生命第二十五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三十日一出版

不許轉載

主任兼
發行人

陸 淵 雷

編輯

謝 誦 穆

印刷者

上海華德路鴻福里
辛利印刷公司

編輯及
發行處

上海姑蘇路人安里
陸淵雷醫室

定價	本刊
一角半	一號
七角半	六號
一元四角	十二號
外每十二號一元	郵費國內不加國

全面	一期	三期	六期	十二期
十元	八元	六元	五元	
半面	五元	四元	三元	二元五角
四分之一	三元	二元四角	一元八角	一元五角

專封底面
及顏色紙特
頁均照表加
半均用銅鋅
諸版者另加
製版費另用
顏色印者另
議刊費先惠

陳涵度書例

陳君涵度姚江知名士其先德儲齋先生能詩工倚聲著有秋水詞問世君世其家學恬於榮利以讀書臨池自娛書法鍾傅三表造詣甚深於北海雲麾癡麓等碑尤有心得今旅滬濱求書者紛集恐其為藝役也爰定筆單藉紓勞瘁示非炫鬻云

甲戌始秋七夕前二日同人識

堂幅 三尺四元 四尺六元 五尺九元 六尺十四元 八尺廿元
 屏條 三尺二元 四尺三元 五尺五元 六尺七元 八尺十元
 橫幅 照堂幅例
 楹聯 三尺三元 四尺四元 五尺六元 六尺八元 八尺十二元
 扇 每頁三元
 冊 每尺三元
 堂匾 額 一尺見方 每字三元 過大酌加
 書畫題簽 三元
 墓壽屏 另議
 以上行楷一例 潤資先惠

介紹人

葉恭綽 費龍丁 孫雪泥
 陳庸庵 陸淵雷 鄭午昌
 王一亭 吳湖帆 賀天健
 馮超然 褚德彝 任董叔

收件處：上海愛文義路八〇九弄四二號

何文綠女史書例

堂幅 三尺三元 四尺五元 五尺七元
 橫幅 照堂幅例
 立軸 照堂幅減二成
 楹聯 三尺二元 四尺三元 五尺五元
 屏條 三尺元半 四尺二元半 五尺四元
 扇面冊頁 每頁二元
 手卷 每尺二元
 齋額 一尺見方 每字三元
 書畫題簽 二元

以上行楷一例 潤資先惠

丙子初夏自訂於水石草堂

收件處：上海愛文義路八〇九弄四十二號